



直菴集 二

書

~ 16  
1009  
2

美平







直菴集卷之三

書

上厚齋先生

辛卯六月二十四日後學東陽申暲謹再拜上書于厚齋金先生座下恭俟進退之命於門牆之外焉伏以暲之生世今已十有六歲矣自在冲年蓋聞於士友間公共之議則咸曰今日斯文之眉目儒林之宗匠惟有沙川金公也及其省事又幸得先生一二談經論學文字而讀之略窺先生道學淵源德義範圍之梗槩則其所景仰而向望者恒自不任其區區矣



曩者先生有南州之行深恐負笈搢衣之遷就以阻  
依歸之私計矣今也杖屨還山臯比正設則此實曠  
之執策受業之日也夫今不進無待別時故遂敢忘  
其不肖無狀而來詣以冀先生矜憐而許其備數於  
門生徒弟之末焉因竊伏惟先生嫡承允玄之統正  
傳退栗之脉性明而行高知周而言詳道大而德全  
學博而守約體之以敬義而擴之以忠恕經禮巨細  
各極其至而門法純備規模嚴密矣凡爲今日之晚  
出後學者舉宜爭趨於教席之下以沾時雨之化而  
若曠請見之誠則又有所滋別於他人者蓋其姿質

駁雜志氣昏短燭理未精秉心未純持志行已常汨  
於私慾窠窟而不自振拔於苟污卑賤之中雖知聖  
訓有爲己之學名教有反身之樂而茫然不知其入  
頭之地與致力之路此由厚蔽難開而然爾倘蒙先  
生辱置服役之列俾其有得於觀感之間而傳習於  
親炙之餘則必有可以矯其昏雜革其卑污而得不  
迷於斯學之向方此在先生固爲作人成美之道而  
抑曠尚德慕義之誠亦足償其平生也且念玄石先  
生乃曠外王考也是則曠於先生忝爲師門之後而  
曠之先祖父嘗於先生實有相知之契家嚴復於先



生固有同道之誼則曠又先生故人之子與孫也於  
是乎曠之欲供灑掃而受教誨者靡先生將何所歸  
而先生雖不識有曠於世而曠之受命於先生豈不  
爲日已久耶所以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仰瞻先  
生盛德光儀而願率承導率樂育之大恩焉耳矣伏  
乞先生坐而受之容而納之母孤其所以來之意而  
特賜一言之教以爲服膺勉循之資而終免暴棄之  
歸千萬幸甚伏惟鑑察

上厚齋先生

丙申正月

南溪禮說中論師友文字是玄翁平日手所編次者

耶抑後來蒐輯禮說時彙集合錄者耶曠既未叅助  
於禮說成書之時此文字出處始末切欲聞知而第  
嘗伏聞玄翁於己巳以前有兩非之論己巳以後是  
懷而非尼矣門下嘗教曰師門以爲子仁只可以舊  
誼通寒暄而已義理講論則不可爲海伯丈又以爲  
甲戌初師門欲削逸尼尹云由茲以推玄翁所以處  
尼尹者初晚不同可以仰想而此文字所載必多晚  
年定論則曠所謂是懷非尼之說可幸其得之矣未  
知如何數日前芝村李叔之胤入城見曠頗有說話  
須宜仰陳於尊聽故敢具其一二財教幸甚



李君亮臣傳其大人之意略云年前借得玄石先生禮說於沙川因謄一本其論師友文字亦然雖一家之人未嘗輕以出示自昨歲斯文變恠以後一二士友有求見此等文字而亦姑不副矣近更思之玄石函丈所以推尚尊信於尤翁者如何而尤門人一無知其如此者誠以徒見其初頭兩非之論而不見此文字故也非斥尼尹不一而足而至今一邊人猶未知其如此者亦以徒見兩非之論而未見此文字故也是故函丈晚年定見定論尚不見白於世豈不痛惜以此論之則不可不出

以傳之以見本意況今自上每以父師輕重爲右尼之地而又未必洞悉函丈議論今以此文字入經 聖鑑而有覺悟改圖之道則尤豈不爲大幸第其一邊人詬辱踵至固可苦也用是鄭重云曝答云此文字關係於世道名教者實不等閑當此斯文將喪之日苟有回 天之功則何可終不思所以出而傳之耶且其出不出當視十分道理以裁之利害二字何復計較耶遂作李叔書如此爲說付之其歸矣追思不及稟定於門下極涉僭妄故如右詳陳未知如何



上厚齋先生 丙申二月

近日事有關世道污隆可勝憂惋生三事一之義廢而人紀不立國是靡定幾何不至於有夷狄禽獸之禍耶似聞泮儒尹鳳五金純行等才有辨疏姑未詳其辭意曲折之如何而第聞以玄翁甲子答林滄溪書及己巳答尹子仁書又答子仁勸望哭書八于疏中作為救懷討尼之一大證案云按此三札見載師友考證往復書中而芝村李叔手筆列錄給其胤袖投疏廳曝始固止之而芝叔以為老先生於己巳士禍後是懷非尼扶懷抑尼而為之淑慝之辨者大故

嚴正晚年定論斷斷可徵當此斯文運否之時此等文字出而將有挽回 天意救正世道之益則老先生之功於斯為大而不成空言更待何時耶遂出之而不疑凡此消息恐未俯悉故略稟不審尊旨如何伏幸詳教

上厚齋先生 丙申三月

尼徒崔錫文者投呈一疏疏中引出尼尹辛酉擬書而結之以甘露會時嘗示玄翁而得大意固好之評云其為虛妄極矣蓋此擬書非箴警規諫也是操切攻斥也其吹覓尤翁之過失以無為有以是為非極



意羅織肆口悖謬者雖古之萋菲哆侈無以過之以  
玄翁平日主張師道之尊發明師不可背之嚴而豈  
於此書乃有此評耶况有一言之可辨者尼尹王霸  
書因玄翁迫問此書大意而出則玄翁之不見此書  
此亦可知此不可置而不辨矣其疏謄呈下覽後回  
示尊旨伏望

上厚齋先生 丙申三月

自錫文疏後尼尹之奸情慝態畢露無餘蓋大尹之  
已酉擬書出而黨鑄之形彰矣小尹之辛酉擬書出  
而宗鑄之跡著矣其交結非類暗煽禍機兩世一轍

莫可掩覆誠爲可哀而况大尹向踐康王等說則又  
是無嚴不敬苟論其罪實是春秋之法所當必討者  
小尹天子諸侯等說則又是極層詬詈苟論其惡實  
是師生以來所未始有者尤翁之苦死闢距到今日  
益覺其有以而若玄翁及見今日則其所攻之也想  
不止曰多少不盡分不能善處不可講論義理而已  
矣然則吾輩今日之於尼尹聲罪致討烏可已乎今  
日黃江復作罪首其外士類次第被譴此亦一已已  
也士禍之後懷尼取舍之分玄翁蓋嘗嚴正而今讀  
下書又是玄翁一般意思伏切欽服之至且聞太學



疏廳來問尼尹有書於玄翁曰君臣之間亦有湯武之事况師生乎云云而其答曰尤翁無桀紂之惡尊兄無湯武之德云云未知此問答果真有之否欲得其本文全段以為引重之資伏望考教如何

湯武說問答來索於曝者即金友信謙而以為其農巖三淵諸父嘗極稱道此事謂當有力於伸尤翁而斥尼尹云矣

上厚齋先生 丙申五月

景賚向於少流為尼陳疏時帶得收物有司之任奔走効力云其哭小尹於聽松堂時何恠有此而舉世

靡不聞而致駭至以牛溪之孫亦與其疏比而論之云曝才貽書詰責自此恐情義阻隔矣然亦奈何正自不能不爾

上厚齋先生 丙申十一月

南下之後月已三朏尋常悵戀曷有其極一陽初復伏惟辰下先生靜體神相道候勻安仰慰且溯下懷靡弛曝侍省粗得依舊而所患火病已成心恙志氣昏瞽思慮躁擾不克耐煩理會於經傳文字時將史記一帙省閱而亦自少味蓋其日間所事無喫緊可言者忽思伊川先生所謂未聞因學而致心疾之說



不勝赧然汗背遂就校宮借得性理大全欲下時月工夫而神精消散末由窮究體認其於沉潜得力則殆如九萬里風斯下矣因難生厭不敢復爲究竟法慨年紀之漸晚悼進脩之無址尤悔滿腔冰炭交中平日依歸我先生不敢以疾病而弛其戀德求教之誠矣倘蒙先生特加憐憫對病施藥庶使立心豎脚不至向別路走去則受頂門之一針奉海上之單方幸免爲門牆之棄物而苟或不然則從前愛育之恩爲不卒矣此豈非先生惻然動念思所以救正處耶伏乞先生將養心檢身之法端的指教俾有所據依

而遵服焉鄰境有河西尤菴書院故間嘗尋拜而於尤翁則又畫圖識面益恨吾生之晚不得供灑掃而受業也

申球疏初發時略稟所見而此事是非紛紜議論噂沓俄因左相劄陳 聖上一用其說終至毀大尹集板奪大小尹官爵處分快正矣大尹之欲諱自己之累妄援君父之事者夫豈人臣分義之所敢出而詐非烈文詩人之罪人耶申球之疏終非誣言要之 聖學高明痛辨儒者之真假尊賢斥邪未有如今日之嚴截故大尹無禮之罪亦得畢



露無餘而伏法矣世道之幸爲如何哉

上厚齋先生 丁酉正月

士重疏事聞來歎服令人起立者渠平日處靜守拙  
怕恐不肖擔當大事今乃大肆力於斯文大論其所  
以衛先賢之道斥異端之邪闡春秋之義討亂賊之  
罪者十分光明十分正大此在渠固爲不負所學而  
亦似有光於玄翁矣蓋尤翁門下之尚有一種甚麼  
意思於玄翁者當於士重此舉而消融保合無復阻  
礙則其爲士林之慶又曷可少哉到此景賚之失脚  
尤不勝其羞也豈勝痛惋

上厚齋先生 丁酉二月

晦初之交所上二札計已登覽矣新除辭免其已准  
請否此窠地望非前授比自 上禮際亦必加隆而  
以卽許遞改爲難矣伏慮伏慮元月 備忘之教嚴  
明痛快 天意可以仰揣欲使尤翁之道益光而尹  
拯之說自熄也凡在朝野孰不歡忭前書固多所稟  
而末請矯病之意或涉妄率迫切悚仄惟其頻乞寄  
下德音蓋爲無久阻於下風之地也倘蒙諒念否

上厚齋先生 丁酉三月

近聽景任方以行狀事委進申請云此實夙承下諾



而尚今未成者只緣景任及曠不孝不敏不能數進  
相守亟請撰定故也慚懼罔喻伏想久有經緯幾何  
就緒否耶但有愚慮須至仰貢者夫子修魯舊史也  
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謹嚴之意固其然矣狀文體  
重猶係私家文字今願竊有請也懷尼是非固當備  
載事實而老先生於此是非涇渭而扶抑之者大故  
明白今覽其辨論文字則尤翁之無過尼尹之有罪  
十分較著矣所宜直據實蹟極意發揮使後世之覽  
者瞭然知其心事議論也日後尹徒之怨恨必深而  
自古君子立言垂世未有慮小人之議已而不得明

言道理者也伏望加意焉廣灘專祠移奉固自不可  
已之事及此士類彙進之時尤宜亟思所以設施而  
未聞有擔當主張者甚可慨然

上厚齋先生 丁酉九月

比日李世德擊鼓納供爲其師訟寃云而供中語言  
固無倫脊其所引證歸重於玄翁其所詬辱專在於  
重友此其用意可謂凶譎矣其引甲子疏雖甚勤渠  
而妨於其師者多所財截其餘書札引用亦多割裂  
移易全沒其主意所在而其師被斥處輒以渠意變  
文換字以粧點之此固渠家傳授伎倆而虛妄之甚



正者集卷三  
未有如今番所為雖不足深責而亦難置而勿論也  
供辭一本覓納伏乞下覽凡其誣引誤證變文換字  
處一一摘出下示如何士類方有對辨之議老先生  
心事議論亦當并為伸白伏望商量於泚伯如何

上厚齋先生 戊戌正月

近聞先生及儉丈疏出後中間人言紛紜至有不忍  
聞之說豈意風習之渝薄一至於此耶其立異而致  
貳者朴景賚為主申仲瑞次之其間亦有曲折非面  
稟難悉方以為苑之際得逢士重俱以所聞一一奉  
告要其歸達于過庭之時如有商量救正之道有以

回教如何此事終若不已則恐為玄翁後事之一大  
不幸苟可以挽而止之則實宜靡不用極而以曝人  
地無以禁遏憂慮之心徒切于中才以此意略報于  
泚營而地遠為可悶此文若在京此等恠論庶有彌  
縫鎮定之道而何由得其東還耶千萬不備

上厚齋先生 戊戌四月

近事以後曝實不寢不食百爾茹度終未得其所以  
致此之由也夫先正道德之高下學問之淺深固非  
晚出後生輩所可妄論而試以朝廷間論義事體言  
之所謂老論祖述于何老論之名雖自尤翁而老論



之實成於玄翁矣甲戌時勢尚忍言哉 聖明在上  
天日重新而先正如尤翁碩輔如文谷老峯皆不在  
世不幸有南尹柳崔輩倡爲邪說扶護凶逆眩亂國  
是波蕩人心欲驅一世於無母之域而時獨玄翁起  
自山林正色巖廊力主名義國賊始討邪說知畏夫  
然後亂賊懲而人紀立式至今保有東方禮義之舊  
者乃玄翁之功也近世儒者學問道德固無居玄翁  
之右而至其功業之卓亦然也雖尤翁尊周大義已  
亥邦禮無以過之也當是時也尤翁門徒文老子姪  
方亦得以有所考信有所倚靠而爲是老論也且夫

尤翁時老論不過陪君子斥小人去邪黨爲真朋底  
老論也玄翁時老論挺一世坑塹之中而立身名義  
之地其光明正大爲極層真箇底老論矣然其所以  
如此者伊誰之力耶然則玄翁老論之宗祖也今日  
鄭閔諸公譬則老論之孫支也况尤翁之於玄翁則  
溫公之於景仁也文老之於玄翁則持國之於伊川  
也契義之篤如何而至尤翁海上臨命委書告訣托  
以世道之責則托妻子尚謂之深交托世道又不啻  
死友而鄭閔其門生子弟則其於玄翁宜亦如何也  
其所以尊尚而扶掖之也是宜傳之子孫永久勿替



而今者宅河以鄭台之姪承望閔家風旨爲此侵辱之舉是豈意慮之所及而其爲世道之變至矣且以諸承旨不捧西儒之疏觀之則可知時人承望風旨之情狀也危乎殆哉不有師門父兄所深相與之儒賢而甘心於背悖本源弁髦宗主之至此極也大抵此事曝實先有所慮而以其億未必中故不曾發口矣昨年沙溪從祀後老論欲獨舉尤翁繼發而乃以書院 御額之同賜故遂有并請春老之說而終不爲玄翁地者以無自 上眷顧之重如兩宋者而又無子孫門生之氣勢故也此輩以 上意之迎合形

勢之趨附爲一大時義則此時從祀非有貴顯子孫則將不得舉論耶當初尹壽俊疏之發也尹友鳳九謂之太早又謂之非時以今見之太早則未知而非時云者似有先見之明矣然尤翁玄翁生並一世志與道旣與合德與業無差殊而言論出處靡不同條而共貫後學尊慕亦宜一視而無間易簣只爭五六歲左右旣發尤翁之時於玄翁何可異同耶此如黃秋浦力主栗牛兩賢共請之故事遵而行之未見其太早而并舉爲是獨徐無義也誰謂誣毀之出於同室耶自朴世炯而爲鄭宅河自鄭宅河而爲俞彥協



彥協疏末之言浮於宅河簡賢附勢愈往愈甚我玄翁道德學問允為退栗正脉同於允翁者且置勿論只以論議事業本末觀之宜宜蜉蝣之撼不敢作而奚為其至於此也雖渠輩豈不知東方無從祀則已有則玄翁之必不可闕而不顧道理人事交發駭機肆口詬斥少無忌憚焉是可忍也曝自見此變痛迫之極將成心疾已以杜門閉影息交絕遊為自靖之計非深林窮谷莫可寄跡非山鬼木客莫可寓顏矣世界至此直欲無言也

上厚齋先生

戊戌五月

李明誼者蓄憤逞毒盡攻士類大臣皆出城廷上幾無完人而詬辱儉丈尤甚以眩亂師旨為罪而加以貪黷之目此實朴景賚為之根柢而申仲瑞為之階梯欲以沮戲文集刊行之計也觸事駭痛寧欲無言夫大尹是何樣人設令老先生平日有不若儉丈之言者到今為尊諱之道決不當以尊慕宣舉四字筆之於書而况大尹不過老先生知舊中稍長者如宋揆之於孟子而忽於身後橫致尊慕之稱此誣此辱出於他人十分痛惋况出於子孫門生耶必欲變亂先祖亾師之心事媚于匪人一時之利害雖切百世



正考集 卷三  
之公議可欺耶嘗聞聖賢之道不為邪說所氛翳而  
今我老先生志事未免為此輩所掩蔽此其故何哉  
實駭實痛也明誼所引林台文書即徐宗遜所引者  
而出自賚瑞無疑矣其以辛酉擬書謂經老先生覽  
過則又必因景任錯話所致也第所謂辛酉擬書件  
數儘多設令老先生一見於甘露甘露本非宋開寧  
竊去本也竊去本非崔錫文疏中本也何者此小尹  
起草不送者故月增歲益無數添加終至於張皇臚  
列初頭不入之言中間入之中間所無之言末稍有  
之盡其平生而不住增添故玉霸義理之說老先生

嘗辨之而大義排斥之說之無辨及者此其說不入  
於甘露本而然也以老先生扶植大義之功見其排  
斥而不一言辨之決無是理是知大義排斥一款甘  
露後所添或最後所加也明矣儉文所謂師門未見  
者豈非考實之確論而况有許多明證耶賚瑞豈不  
知此而只為媚悅一邊計束縛儉文欲作日後禍首  
其亦不仁之甚矣

上厚齋先生

己亥六月

胡雲峯訓智之不至為病曾承下示所辨金閔往復  
說以來至今謹守更無他意矣近考老先生論此二



段雖係寂寥數語可以見其大意其曰知者知識之謂以心而言者卽同農巖所謂靈覺之妙而專一心之用者矣其曰智者分別之謂以性而言者卽同農丈所謂是非之理而居五性之一者矣農丈論說雖屢千言前後宗旨皆自此兩句推出而却與老先生所釋大略暗符要之俱言其智與知終有主性主心之異而以雲峯爲病則均矣蓋於先生定見未可謂之爛漫矣愚意知之以心爲主智之以性爲主亦如情與意之或稱性發或稱心發而實非心性二本也此亦如是者不至大害而老先生之訓亦近此意否

抑以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等語只是釋致知之語而引而爲智字之訓誥不免牽強傳會之弊故斥其不襯而欲有取於雙峯之說以補之乎但老先生謂史說與已說略同而史氏之攻胡沈二說肯綮在於詳於用略於體一語此一語則末條之意又以爲未然然則略同之故惡乎可見耶原說詳錄別紙以呈伏乞折衷開示幸甚此乃心性大綱領處議論不可歧貳而今此所考誠與平日所受於先生者不同故不勝憤悱如是委稟欲聞究竟斷案之教耳



雲峯說自心之神明止宰萬物者也老先生曰按此則或問所以釋致知之知者蓋知者知識之謂以心而言智者分別之謂以性而言雖其間似不甚遠而今直以此訓智者未知果爲的確無疑也又曰後見史氏說與鄙見略同見下

番易說自涵天理動靜之機止是非之鑑老先生曰涵猶藏也動靜者兼指其始終也言智者所以藏天理始終之機也

朱子曰冬者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故智有終始之義焉又曰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是又別其非終始萬物之象也蓋其所謂終始卽此說之動靜是非也

史氏曰胡雲峯智字之訓本大學或問論知字之義然智是體知是用智是知之理知是智之事知之於智猶愛之於仁也以知字爲智字之訓似詳於用而略於體番易亦然但以朱子仁義禮智之訓較之可見饒雙峯嘗補智字之訓曰智者知心理心之別程勿齋字訓亦曰具別理爲心之覺老先生曰孟子周子朱子皆有四德之名義而沈胡諸儒必欲就此爲說以配朱子論孟仁義之訓蓋



知未及而言之其說多傳會似猶不逮於饒程二家甚遠矣然史氏似以沈氏謂亦略於體而詳於用恐未然但以天理人事對言與禮訓無別是則不無其病也

右並原論諸說鑑究證誨如何然天下無性外之物知覺是何物而獨不原於性耶農丈之以知覺專屬于心而無管于性者終似分別太甚耶

上厚齋先生

己亥六月

前稟智知說係是性情宗腦而玄翁所論與平日所聞不同此不可不委曲推究會通歸一而尚未承折

衷之教此心凝滯自不釋然第念朱子於致知之知亦曰此以及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是則見於或問末段矣語類又云一身之中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皆當理會此外如是說者不一而足夫既言是非則却包分別在其中不成有是非而無分別也朱子已以分別是非底意思滾說於致知則不可復以分別是非獨為智訓也明甚先生所謂以心運用此智而為知心性非有二知者實是單傳朱子宗旨也可令後學遵守而勿失矣第念分別是非固可通言於致知而神明靈覺恐終非知字



本色農丈議論之粹難打破似在於此玄翁說之知識一句語又自是致知章句之正釋而無容改評矣夫如是則智與知雖不是二物主性主心之異則亦當別爲一義而雲峯說終爲傳會之歸矣未知如何近與瑞膺論此其見亦似不違於先生定論第其以仁亦五性之一而能包四者爲智該知覺之證者恐於農丈有不相諒悉之意並伏望下賜辨示

上厚齋先生 已亥七月

下教一一伏悉快祛昏謬之惑獲幸多矣無容更議惟心兼形體說者本因心與氣質之辨而論說遂及

於此矣今蒙教以方寸之間一語當以方寸爲主不須將間字費分疏也固甚分曉而邵子所謂性之邪郭云者亦似可爲形體之證也未知如何但旣以氣質兼論於心則衆人之有未發境界者未知並氣質渾化粹然無雜而與聖人一致否抑此心雖未用事而其查滓濁駁之氣自在方寸之中否是處無前賢道破者伏乞特垂辨教以開迷滯近聞遂菴亦云氣質是就心上說雖以朱子智愚清濁說觀之可知其以心而言也此亦與曠前見不甚相遠矣此又未知如何伏望批誨方與俞友肅基商確而沆未歸一從



當更陳其詳耳

上厚齋先生 巳亥八月

大學經文明德新民之下以知所先後結之而脩身齊家之下以本末厚薄結之所謂知所先後者只是見得在心裏而未及於行事也故曰近道若因此已知而節節做去行之有得則當曰即是道矣而不當曰即近道矣夫統結綱領而專主知一邊不兼行而言者其旨未可詳也所謂本末厚薄者只是以身家治亂而見諸行事者爲言而無與於知也夫統結條目而專主行一邊不兼知而言者其義又何居也且

綱領之結則曰即近道矣是正結矣條目之結則曰否矣曰未之有也是反結也同是結也而上下之異其例亦似有甚旨義而蒙未解得矣中庸首章最爲難曉而近有一段生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訓以不偏不倚者程朱之說固然也蓋以凡言中則必正正當當無一毫偏無一毫倚故子思止云未發謂之中而不曰未發而無偏倚謂之中如發而中節謂之和之例也且未發之時卽至靜之地故朱子所謂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者亦因應物之處無少差謬溯見大本原頭之不偏不倚故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



正者集卷三  
之者此焉可識矣或有以無偏無倚之言於至靜之中而至疑未發之時容有偏倚之可論恐甚不是盖才有些子偏倚則便非中之體段何得謂之未發謂之大本耶中之體段本以無偏倚而得名所謂敬而存之者亦只輕輕存養而已豈以其有偏倚而敬而存之云乎或說似大段違悖矣鬼神之意實難了然而所謂鬼神之為德一句釋之尤難竊念張子所云二氣之良能朱子所云陰陽之靈雖言其妙處而畢竟是氣也信以為氣也而為德之德從理上說則鬼神與德分而為二矣而侯氏之有疑於形而上下者

似不為過然朱子大斥侯氏而乃引中庸之為德以明其義第中庸是從理言也為德亦從理言也固不可分也鬼神是從氣言而為德欲從理言則何得與中庸之為德同而論之耶德猶言性情功效此性情功效就理上看為是耶就氣上看為是耶於此打破則可以明言矣而朱子於鬼神一章終無拈出理字說者此為難處矣伏乞為下一轉語明以教之如何

上厚齋先生 巳亥十一月

前日往復兩道字之說近復別有會疑不敢有隱竊



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是考之則陰陽之道道先於性矣率性之道性先於道矣率性之道與陰陽之道若爲一道而同爲道之體則何以一在成之者性上面而一在天命之性下面耶愚意道在性前則當屬於天道在性後則當屬於人也一陰一陽與率性固有在天在人之分而其理則又似無彼此也然畢竟恐不可混無區別而全然一般也前日每以道字論而未嘗推原於性字故有未盡底蘊者伏乞更加鑑裁終賜定論如何

上厚齋先生 庚子十月

鑽燧易改 因山慄慄哀號罔極率土同情昨拜數日前惠賜手教審有 陵下赴哭之行曠亦約良庵同赴庶有邂逅獲拜之便預用企慰曠嘗於服師之義竊有未詳者如是奉稟聞爲師之服白巾總經帶白布深衣也其限則三月或旣葬除之也心喪則必至三年也此孔門弟子所謂若喪父而無服朱子所謂情之至而義不至於其盡者也且如師不立服者以非天倫之親而無當於五服顧其心喪三年則大防至嚴不容以無服而不致隆於心喪大體也蓋嘗



直齋書目卷三  
考之心喪者必以三年爲期自禮記家語有心喪三年之說而心喪期年心喪九月五月則曾不聞禮有其文獨栗谷之言曰師則隨其情義而自三年至於三月不立一定之服此固原於程張諸訓而曠之所未曉者自暮以下九月五月之等分是言持服之限耶是言心喪之期耶以栗谷之大賢固足以制作一邦之禮而此事終違於彙共子定論矣又未知沙溪爲栗谷大功尢庵爲沙溪暮年是其持服至九月至暮年耶抑其心喪或暮或九耶此實後生不可不知者而惟沙溪不曰九月而曰大功則必是持服之限

而實用五服之一也似不干心喪事而又與無當於五服云者相反然則別有所據否乙亥山頽時先生所處乞亦承聞至其服制先儒或以冠絲武代白巾所謂冠絲武者其爲制樣如何而總經之麻或生或練何者爲是旣云經則當並設於首腰耶單股雙股間何以爲之耶如此則有白巾有冠絲武有首腰經有白帶而獨不具衣裳全服耶凡此皆於師友考證拈其引而不發發而不盡者以稟

上厚齋先生辛丑七月

老先生文集書牘八冊日者具兄送來且致先生下



教令於合商量合抄節處隨見簽稟竊念這是斯文至重且大之巨役也實非如曝卑幼昏劣者所可冒當而顧難違背先生委寄之命替勞之旨故不揆僭妄乃敢留意而其專擅率易之罪知無所逃矣然而此事只欲老先生文字議論極其中正公平明白純粹使覽者無得以指議也知曝罪曝庶可自諉蓋其青紅手點固所謂親自勘定者不可撓動之說誠亦似矣而未也今考老先生答李存吾書有栗谷日記多犯忌諱野史易致禍端不如姑置之意又有浦渚集李忠定章疏刪節之事又有尤庵集精抄存半爲

宜之說今此欲有商量抄節者卽是老先生之遺例受用決無不可而所謂手點亦有可言者其青紅之分只以文字輕重篇章大小分其緊歇別其緩急而爲之而未嘗自謂以此鐵定作刊本則任從執言之端亦不必然耶且老先生當日以事屬自己無所計較兩存始末則有之矣今在後人彙編之時如不稍加商略而致得無限詬謗則成甚道理而終豈可忍耶諸人與任從非不知此而恐有所挾如不覺然者極爲慨然也曝今猥當簽役不敢少有私意深致兢慎庶求免爲魏舒之罪人蓋嘗恭惟老先生與尤翁



道義交契終始無間中間一二論議或有異同而要  
不足以掩其大體故凡於集中所與知舊門人書札  
或有礙逼尤翁之語則並欲刪去者不是爲尤翁地  
正是爲老先生地也夫老先生晚年所以深致尊尚  
於尤翁者不比尋常則凡係礙逼之語所宜不必有  
而自非不可無者則何故存而不刪貽一時之謗而  
來後世之惑耶知其如此而烏可不審耶知其如此  
而不審而出之以備詬辱之資則使人詬辱與自爲  
詬辱不相甚遠此爲大段未安亟宜反省處倘諸人  
念及到此亦應住足也惟其直抵尤翁書者係尤翁

無恙時已爲親見且與與別人往復有間故於直抵  
之書則雖似有礙眼者不爲簽標此在先生更察而  
折衷也至於寄答子仁書固多責勉規誨之說此在  
子仁從違之如何別無可以怨怒之事故不欲分踈  
而至於已已與子仁書有採八年譜者而此卷以紙  
覆粘極爲驚駭然年譜所入文字之不入集中古無  
其規此書不可不還存以示年譜之可信也未知如  
何

曾聞尤翁入海後貽書告訣於老先生自叙平生  
明天理正人心之本末而托以後來世道之責且



命子弟門生就其平日文字中嘗論玄石處一並刪棄勿以傳後云此是爛漫同歸之真切境界也老先生得書痛哭仍行三月之制至引栗谷之於退溪嘗有小冊子記朝廷得失人物臧否而尤翁得失亦間有議及者至是取筆親抹其凡議尤翁者一如尤翁之爲而曰此若不抹則後人必疑之遂以遍告諸子與從遊之士曰尤翁出以大義死於士禍自是粹然君子攻之者當爲小人此其眷眷尊尚之旨爲如何哉當其在時親抹小冊中議及之語則到今身後不刪書札中礙逼之語者豈

道理所安也此等曲折詳爲開曉於李朴諸人處或是一道否

曾見已已答子仁書曰今日尤丈復作罪首時議必求異趣者以爲之助人多爲高明深慮政目三望正符其言又曰得於傳聞前頭伸驪寃時必引兄家爲明證又將有追贈先庭之舉又寄滄溪書曰尼於近日與驪徒相合攻斥大老尤爲不韙之甚者此三書分明見載於年譜而文集當卷以紙掩貼使不可見此似任資輩所爲此何等痛惋庚午答儉文書曰示喻尼事安靜無辨之說正吓鄙



見其原由於爲尤翁素帶一節要當有以衷之此  
書作於坡尼分門有說之後而譜中見載集中遍  
考不得可異甲戌答人書有曰尼於近日與南尹  
護逆之論相同而實爲根本此書集中有之而譜  
中未及採錄可惜並望裁處

上厚齋先生 辛丑八月

芝叔答曝書與別紙同爲上送以此見之則其百恠  
都出萬事尾裂而莫可調劑彌縫之景色可以認得  
矣此事任賚作主而李爲其指使俞爲其鷹犬跳跟  
若是此曹之生於老先生家關係運會實非細故惟

有痛迫而已尚何言哉事幾至此之後諸簽及良菴  
別識一冊不必示任賚輩矣

上厚齋先生 辛丑九月

宗社默祐 貳極冊立國祚靈長億萬無疆之休其  
基於是矣臣民歡慶曷有涯極文集大役終被不肖  
孫及亂真門徒之作恠起鬧將使下世之祖考先師  
受無限謗訕於一世貽無限譏議於來代而莫之恤  
此不可使聞於他人矣他日集出之後斯文之分裂  
世道之橫潰其憂不可勝言而凡其闡明經傳敷釋  
義理之許多好文字又將爲此一着所蔽無人悅服



而欽誦之矣是誠痛惜之莫如故欲有商量矣終不得力如此駭惋之極寧欲無言

上厚齋先生 壬寅正月

時事置之勿復道也宣仁門化作神武門已卯遺轍不意復覩士類一隊屠戮將盡至於宮闈間事又是非常之變搢紳之禍猶是第二件也直欲籲天而不可得矣人言先生亦將不免時輩欲以矯誣師旨爲目云天下寧有是耶文集消息不可得聞曝亦遭任從之詬辱已爲絕口不言之計今復奈何

上厚齋先生 壬寅五月

老先生配享 廟庭以此時有此舉固已不幸而況與平日所斥南尹護逆之徒將比肩矣尤爲駭憤先王陟降之靈亦豈不痛惡於此耶是時輩敢以無能處 先王也若是而猶無陰誅天道不可曉也

上厚齋先生 癸卯七月

山潜水杳邈未承音心悵夢勞懷不自勝此際仗承本月十六日下賜手書感悚之私殆難具言而但有宿患添苦之教下情驚慮亦難形喻且承大歸之地已以高山爲決而搬下亦以冬初爲定尤切黯然慨悵之至矐粗保定省而眼眚尙苦劇歇無常痛勢旣



其視物尤艱間就魯論略為披覽而僅者大註小註則不敢生意兼者家語而註則不省可見其眼力之昏短更無餘地矣猶於文義訓詁事證各物之間無一二記疑者敢茲具稟伏乞逐件批誨俾有開牖如何如何

竊念學之一字當兼知行看然學而時習之學似通知行而言則以學文之學似專屬于知而言學而不思之學吾必謂之學之學似專屬于行而言未知是然否

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似是已然之辭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似是將然之辭如是看如何

溫故而知新註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此豈記問之學溫故則有之而知新則無之故不可以為人師耶

魯定公哀公齊景公衛靈公問必稱孔子對曰者君臣之際記者謹其辭此誠大一統之義而中庸哀公問政章則不然豈子思是夫子之孫故書姓未安而不用其例否

書云孝乎註夫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引而



不發然則夫子之不仕果由何故而今不可得以知之耶

起予者商也亦可謂聞一知二歟

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而中庸章句則安行屬之知利行屬之仁未知是何故

夫子答孟武伯由求赤之言一與先進末章由求赤各言其志之說相似聖人觀人知人於此可見其真切而諸子不能外於聖人所料之範圍矣子產有君子之道註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合為不善者六而何以謂之所善者多也

顏子之不改其樂夫子之樂亦在其中其所樂似是指道而言而周程朱子終不提出道字說者何意也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不字當通鮀朝並包言之而難乎免於今之世者謂難免於禍耶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明明德於天下及篤恭而天下平及修己而安人安百姓一般意思否

夫子答子貢問以伯夷為古之賢人未嘗稱以聖人而孟子却稱聖人夫子之所未稱而孟子以稱



者何據

三人行必有我師註善則從之固可謂師惡則改之何以謂之師也夫子必有我師之云未必推去於惡者而集註如是說者何故

君子篤於親以下朱子既取吳氏說則張子合兩段而通論之語奚為取載耶復張子之言儘未見其親切果然何以看則可無齟齬否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註上可字襲用下可字換以能字何意

君問必稱孔子對曰者君臣之際記者謹其辭而

然矣季康子問何以亦云孔子對曰耶

門人不敬子路註云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正大則何以臣於季氏高明則何以從於出公耶

君子三戒註分志氣血氣志氣之氣如何血氣之氣如何兩樣字似有不同者而不能辨解

性相近註以其初而言則此初字是指何許畧分而言耶

吾其為東周是將率僭叛諸侯尊事天王如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意耶



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初學之士當如此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成德之士當如此子夏子張之言似兩相不妨否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之意相反所以不能無弊耶

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者是下學而上達之理耶

朱子不廢家語於論語註云事見家語者多可見其引重之義夫子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家語分明有其實事而舜典象刑說則疑而黜之豈盡信書

不如無書之意耶以家語所載夫子數罪少正卯之說律之其宜伏誅於正名之世矣

上厚齋先生 甲辰七月

春間進拜床下獲接一團和氣於積歲阻慕之餘而伏況起居如舊髭髮勝昔下情欣幸自不任其區區曠離遠門牆歷抵烏山妻母所因兒病少留經月歸庭旋以村瀆猝然奔避來寓牛川江上此爲絕峽也旣無城裏便信城中又無士咸瑞膺無處憑達書尺尚未修候耿耿罪悵食息不自弛千萬意外四月上旬下書自尹氏轉由君直家來傳忙坼疾讀歡愧來



通雅集卷三  
僅因伏諳伊時道體有相氣候安重仰慰之至不下  
更承德音矣茲又伏蒙五月十七日下書且寄俯撰  
先母墓銘且示先外王考行狀摠論卒篇消息一則  
拜受跪讀哀感罔極不覺涕淚之被面一則驚喜幸  
分恨未卽進請覽不勝抑菀矣誌銘蒙此加意立言  
備書其言行細大此足爲千載不朽之重幽明受賜  
莫知所報他日當躬詣拜謝以伸微誠兼得奉覽狀  
摠爲計矣曠父兄向來俱被守令之除皆六七呈狀  
卒辭遞不赴卽聞時輩啓請編配若不免行遣則配  
處欲圖於先生寓下近地而何可必也良庵李叔竈

窆已畢萬事已矣悲愴何極頃始揭巾操文往哭其  
筵几而歸傷慟倍切

上厚齋先生 乙巳三月

伏聞自 上才下別諭宣召又遣史官傳 批復有  
進秩之節 胄筵之 命而所以眷係禮遇者出尋  
常萬萬茲實斯文之慶也第想先生平日難進之義  
今亦不變否然而若敦迫企行以必致爲期則正是  
玄翁所謂苟使古人當之其將諉以虛禮晏然而已  
乎者和靖牛溪不得牢守初志之境界也未知先  
生於此定美如何而縱未卽詣 闕肅命以承 天



意而前賢有以言替行之例辭免文字中略具所懷  
進陳昌言仰待採用與否而爲之去就之兆者恐是  
一道也蓋當舟楫霖雨同朝舉喜之日不可無一言  
以爲輔導 君德救濟世道之重而孤上下之望也  
尊旨所在不得仰承其一二伏切憂慮抑今日可言  
之事雖屬許多而其中大根本大關係不可不言之  
急務則誠在於勉聖學明大義衛斯文明討復數件  
而已夫聖學之高明非不卓越而有獨運自用之憂  
此當以格致誠正之功爲之仰勉也大義之維持綱  
法如何而世廢不講久矣此當以忍痛含冤之義爲

之詳陳也斯文是非 肅廟處分之尊尤翁而罪尹  
家者十分嚴正思當一遵 先旨也向來奸凶輩其  
負犯罪惡之干倫紀而無臣節者不可置而不論思  
當明正典刑也此其上二件固是儒者第一所講而  
下二件又是今日占決進退之幾此外亦必有當言  
者而淺短之見未克周思若其裁量斟酌之際要必  
其言剛毅峻整庶令覽者有以知其爲太陽之發則  
惟在先生權度之如何伏乞下諒回教俾得與聞梗  
槩如何如何

上厚齋先生 乙巳九月



前月旅邱陪款獲覩造辟陳謨之昌言三揖一辭之  
盛節出處有光於古賢行藏無歉於素志仰認精義  
致用前定不貽底模範歆仰贊歎不自勝其區區也  
不審還山以來婆娑林邱道體安適仰慕且朔日夕  
馳神前告孟子記疑草率踈略不成貌樣而既以就  
正之意前已仰達故茲用具稟伏乞逐段批誨  
權然後知輕重註本然之權度似是從心而言當  
然之序似是從應物處而言否且三代以後誅亂  
救民得國最正如漢高祖及我 太祖高皇帝可  
謂于湯武有光蓋其德雖不及湯武而其義與功

則不讓可免王勉之議未知如何

持志是本養氣是末持志是內養氣是外而孟子  
不曰我善持志而乃曰我善養氣其後不復論持  
志工夫者何意且持志工夫畢竟是如何如大學  
誠正及此章下文勿忘勿助便是其用工節度否  
申詳二字似一人姓名而註以爲子張之子子張  
姓顓孫然則申詳當爲顓孫申詳耶

公明儀四見而其三似是古人其一有若與孟子  
爲同時人而相爲問答者然宜若無罪條是也未  
知有兩公明儀耶



知我罪我條註胡氏所云罪之之辭未知其與知之之辭有異罪字只在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與天子之事無異而上文已言其為天子之事矣未可曉也結語戚字又何意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小役大弱役強四箇役字下皆着一於字以看則似尤分明如何註位必稱德主理而言以力相役主勢而言否執中何以不言於禹而言於湯耶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以先輕後重由淺入深而言如何

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似是設辭而註以為使之治其臣庶則有若實事與豈使暴彼民哉之意逕庭且是二天子矣以孟子此義律之則武王周公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則是而漢祖唐宗之太上皇皆得罪經禮之事耶

知覺分屬事理而釋之者為有淺深之異否夫子以晏平仲鄭子產蘧伯玉輩為君子中人而猶未嘗目之以賢孟子遽以百里奚為賢夫子之賢字用於伯夷百里尚難班於子產輩况可等於伯夷耶



孟子於奚辨其不以五羊之皮要秦穆公而後篇  
則有云奚舉於市者何也

清和任集註以爲一德之名而謂夫子兼三子之  
所以聖者而時出之聖亦有一德全體之異耶且  
一德者所知所行倚於一偏何以得爲聖耶是故  
明儒嘗有清之聖和之聖任之聖之說其亦合商  
量否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  
五等云者可疑以下文天子千里公侯皆方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之說考之則公侯

皆方百里亦當云同一位而何以強分爲二等以  
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言之下文似是矣

大國次國小國之君與卿及大夫之祿爲有差等  
而上士中士下士之祿無彼此之殊耶

衛孝公似非出公輒若輒則夫子嘗答子路待以  
爲政之問曰必也正名乎豈肯受其公養乎

先酌鄉人以其長於伯兄一歲而註獨舉賓客之  
位爲言何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揆情言才何也

和與介若相反而柳下惠和而不流不流是其介



處否

踐形如四勿三省九容九思五事六德之類爲其工夫否

王子所生母死厭於嫡母不敢終喪旣葬除之云若嫡母已亾則遂之耶且此禮只天子諸侯之庶子如此而不復推去於大夫士耶

耳目口鼻四肢之聲色臭味安逸人心也仁義禮智聖人之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天道道心也如是者如何

鄉愿欲求其人以實之則後世公孫弘張禹馮道

之流可當此題目耶

上厚齋先生 丙午三月

異同條辨今始檢納因復竊有請焉李氏之爲是書其有功於四子及朱門固不淺鮮矣然諸儒之說或同於朱子而置之異科異於朱子而置之同科者安知其必無也自家之辨皆得符合於朱子之旨亦安保其必然矣乎旣經高鑑則想其同異之易所辨論之得失宜莫逃於先生眼下凡遇此類略有評語俾後學得有考據從違之地則豈不可幸耶昔農巖欲如是而未及下手圃陰始下手而董略及中庸未果



卒業云矣吾東先儒昔無劄錄工夫至玄翁及我先  
生始有焉其發揮經傳之功繼往開來之業于前賢  
有光矣今覽是書亦豈容無獎善矯失之訓以與人  
者耶此小子所以仰請而伏望者也

上厚齋先生 丁未三月

辱示疏本敬讀此古人所謂萬代瞻仰之舉也欽服  
何極其事關於冠履之大義其論主於繼述之要道  
夫本朝拱北之誠必東之志不容以世遠而可忘  
事微而可忽者其義較然則豈可以受誣於 明朝  
者乃於鍾簏變嬗之後區區乞辨於虜庭而藉令新

史有所改撰果足為伸白之幸耶其為苟且羞恥莫  
此如之而廟堂之臣不能據義陳爭是國中無人也  
此疏之出自先生是為扶天下綱常而植千古彛倫  
蓋亦命世君子所不得辭其責而於石室華陽為有  
傳授也先生不為此疏則誰復為之耶況其立文措  
語明白剴切似無餘憾乞即繕寫投進如何若少遲  
延則或恐不無陳賀設科等張大節目以尤貽譏於  
今與後矣此疏萬一有以當 上心則豈不回悟而  
停止耶只以向日 皇壇大祭時以瞻望北宸命題  
使詞臣製進箋文及追和 肅廟志感御製遍令玉



正者集卷三  
堂政院賡上之事觀之 聖意卓然而羣下無有能  
奉承者乃有此無謂之事者可以知之矣第聞先正  
所爲凡係此等章疏以謹密爲主必用子弟堅封投  
納云玄翁甲戌所處似亦見於年譜並幸檢裁如何

上厚齋先生 丁未五月

頃於憂患中披覽近思錄一遍輒有記疑如干茲敢  
具稟於書中伏乞一一批誨俾有開曉之幸

求端論道體周子通書所謂誠無爲純是自然之  
實理幾善惡指言發用之氣機德愛曰仁止守曰  
信似是兼言性情體用之心德耶然而性焉安焉

分上朱子以誠立幾明德備爲釋復焉執焉分上  
以思誠研幾成德爲釋而葉氏又謂性焉復焉以  
誠而言安焉執焉以幾而言性安復執固似包誠  
幾德而說該矣朱子所釋旣極完備而葉氏之別  
生新鮮者有不可曉至於充周發微分上朱子旣  
不以誠幾德爲釋葉氏亦然未知充周發微則無  
關於誠幾德而不必以這三者分配論說耶抑又  
此段誠幾德三項是性分名義也性安復執充發  
三項是造道等級也而若修爲工夫則未見有所  
說到未知如何若其說到而愚未看出則此段中



何言何語是屬脩爲工夫耶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下方小註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所謂一事是指偏言邊而然耶又曰須得辭讓斷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是指專言邊而言耶是其大意豈謂專言偏言皆當只言仁而義禮智該得於其內耶又仁之一事之事方成得仁之事兩事字亦果同一串事而都是指生底意思愛底道理耶

程子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是天地之心也此所謂先儒未知誰某而其論以靜爲見天地之心則其意以爲見天地之心當於坤卦云耶程子論恒義曰恒而不窮恒非一之之謂隨時變易乃常道也然則恒之道理時義似與中庸名義一般而所謂名殊實同者耶蓋隨時變易云云固似時中之義而常久之道云云又似合於庸字之義也未知如何

張子曰氣块然太虛云云太虛二字本註未有所釋第以結語無非教三字觀之似是指天道而言



耶

張子所謂陰陽及游氣既如是兩下分說然則游氣果可與陰陽分彼此為兩樣之氣否

朱子以陰陽為如磨以游氣為如磨中出者此則似是陰陽屬天地而為父母之氣游氣屬人物而為子孫之氣矣葉註之區以經緯者意亦如此耶第論其先後則陰陽固為源游氣是其流而本文之文次第既不然葉註經緯說亦失本末之分未知其故矣

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而近思錄只取一故神一

句而並其推行之語以載之兩故化一句不為並錄未知何故一字訓詁云一是純一此似以理言然則兩字合作何訓以故化之意求之似是以氣言否

用力論為學大要程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據之地又曰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此豈忠信進德為立誠之最初工夫耶豈誠是天道而忠信是人道故立誠必由忠信而進否然而忠信及修辭皆似思誠之功耶



程子所謂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者豈謂禮易退而能主進樂易蕩而能主反人苟如是則人之性情乃得其正云耶豈謂人於禮樂進於禮而反於樂則禮樂之性情不失其正云耶程子論訂頑砭愚云是起爭端而改之以東銘西銘若曰訂頑砭愚則何以起爭端而所爭之端其說爲如何耶

張子所謂文要密察心要洪放非等閒下語必有所指若較論於他書所言則文要密察是格物致知之事耶是學問思辨之事耶心要洪放似與誠

意正心省察存着意味不佯抑是着心涵着擴充之功耶

論致知范弼之問物恠神姦而張子以異端爲答弼之以物恠神姦爲異端而問故張子以物恠神姦爲異端而答耶抑弼之不知物恠神姦之爲異端故張子明其物恠神姦之爲異端而恠地辨論耶且物恠神姦固異端中一種而異端亦似容有非物恠神姦之異端矣以物恠神姦爲異端則或可而以異端通謂之物恠神姦則似不必然爾張子之意亦或如許耶



程子易傳序自易變易也止可謂至矣者言作易之本義也自易有聖人之道止在其中矣言易道之綱領也自君子居則觀其變止能通其義者言學易之門路也耶但不歷言太昊文王周公夫子四聖傳授作述之本末是果何故耶嘗按朱子詩傳序學庸序皆必以夫子爲主人易亦夫子當爲主人既有文言之述復有繫辭之作易之義理象數專由夫子而明矣何故遺夫子耶不但易序蔡氏書傳序亦然夫子於書亦有刪正之功同於詩而易與書之並遺之不如朱子詩庸學之爲終似

欠闕矣此朱子文字議論所以極明備絕滲漏者耶

程子曰春秋聖人之用也春秋是聖人之用則春秋當以何書爲體耶若以康節皇極經世書求之易當爲春秋之體而春秋固爲易之用耶如詩書其爲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與春秋同又當與春秋同爲易之用耶又曰春秋以何書爲準無如中庸春秋中庸其爲書不同先後有在而何故春秋乃以中庸爲準耶

論存養程子曰將已放之心約之反復八身來尋



直學集卷三  
向上去所謂約之是何工夫反復又是何工夫向上又是何地位耶

程子曰天地定位易行于其中只是敬也按先儒議論皆云在天爲誠在人爲敬誠者天之主宰敬者人心之主宰而此則直以敬爲天之主宰未知何意耶豈誠敬本是一理故在天在人不可害滾說互屬而未須分開耶

處已論力行謝子別程子一年程子問做得甚工夫答曰只去矜字又曰仔細點檢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仗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所謂病痛罪過

皆指矜字而言點檢按仗皆指去字而言否程子之許其切問近思者必有其說何以覩得到耶張天祺所謂自上着床更不得思量事者上着床謂上床靜坐也更不得思量謂使自家心絕不得思量也才不思量以下謂才有思量則便須強把捉這心如縛得一箇物寄寓在一處使不得動作也云爾蓋人心是活物可以思則思無可思則不思者乃平順底道理張公用工之過靜坐而絕不思量如或有思量則又用力把持如縛物而俾不得動作據云故程子謂非自然云耶



論家道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程子曰勿  
陷人於惡此人字指自己而言耶是指客人而言  
耶

治人論治體程子曰古之時公卿大夫以下位各  
稱其德云云中間結文以皆有定志天下之事可  
一為辭所謂皆有定志天下之事可一者定是何  
道一是一於何事耶若以各安其分為定無出其  
位為一則分位各不同恐難為定為一而定字一  
字註無所釋當如何看出耶

論警戒邢七一日三點檢條又多逐人面上說一

般話程子責之邢曰無可說程子曰無可說便不  
得不說所謂說一般話似是以一言言於兩人之  
意無可說似是無他可言之意便不得不說似是  
無他可說則止了何必以一言每人相語之意而  
以一言與多人屢及亦胡大罪而必禁之耶  
韓文公曰某之死不得其傳其所謂所傳者自家  
胸中認做何事而朱子所謂見大意已分明者亦  
指何事而言耶

上厚齋先生 丁未十一月

近因人聞之才因承旨宋寅明建白玄翁文集 特



直齋集卷三  
教刊行至以來春刊八成命已下云此似任齊輩乘時圖出之故夫文集刊行豈不幸乎此則不然此集一出老先生當受無限譏議無限疑謗於今與後矣實爲萬分切迫所以年前有商量抄節之論而終未得力任齊輩其時故若無意必待今日而出之者其計慘矣老先生平日晚節之卓然尤高於初節而於懷尼事尤然此正發揮推明以爲傳信之圖者彼任齊輩亦非不知而只爲逐鹿遺山雖復汨亂掩昧全沒其晚節本旨而不知哀痛是豈可忍者乎然渠輩實早孤失教蒙養不端忠告之言無自而入又况入

頭旣誤受病深痼以何德化感而回之以何威勢制而止之直是無可奈何曝只以不與聞不參涉爲自靖以獻之道自此老先生後事大誤大謬莫可支吾思之痛迫忽欲無生而集出之後人言之噂啗喧騰者將何辭而辨之何語而鎮之設曰老先生晚年此等文字已屬棄本而渠輩失脚誤入私行膏臆又曰吾儕欲有商量以遵晚旨而渠輩不從云云語終苟艱人難信服又不可家置一喙大事一壞不可復救而未但當時奈千古何抑爲一文字叙其顛末曲折以示來後第且別成一本以待異時重刊俱可而其



如河清難俟目前難當都不如不出之為安既藉成命禁遏沒策此其斯文運厄為何等非常之事而豈料老先生後事不幸一至此極耶哀痛之外夫復何喻此後欲閉戶不見人面而或有問及者將實狀對之而已

上厚齋先生 戊申二月

下教伏悉文集事 廷白說話大段駭異曠意 廷白如此之後彼雖來請同商不復可以參涉矣况任賚昆季得此機會認做榮耀方當攘臂其間益肆跳踉矣其欲進拜云者未必實際語而設令進拜何可

俯與酬酢耶决知其無益矣老先生章奏間固有皇極王道陳戒勉懋之說而此就君德上平說道理而已豈曾與今日之假托蕩平混淪賢邪者毫末近似而言者之借重為辭誣也妄也今若參涉於刊集之役則無或有安而受之之嫌耶伏乞更教如何

上厚齋先生 已酉五月

農巖四七新說計當下覽其議論得失果為如何耶夫栗翁原論本有踈脫則似此新議之發亦自不害而苟其未然者何可任其橫議之生而無所辨正此所以請有裁察證正之舉也且此等文字或有主意



直學集卷三  
不是而立論可觀者或有全體無疵而下語生病者  
此文蓋其聰明勝人推究過分常有立異求多於前  
賢之意故此等文字頻出於此文如智知之訓亦其  
一也念其曲直長短莫逃於高鑑伏乞詳為辨示使  
來學有所受而無惑幸甚所貴乎有命世之賢者此  
等處得力之故也必須留意如何竊詳農巖專主四  
端主理言七情主氣言而以語類四端理之發七情  
氣之發為證一如退溪之說而深非栗翁之論矣然  
栗翁於此豈不嘗曰朱子之意亦不過曰四端專言  
理七情兼言氣云爾非曰四端則理先發七情則氣

先發也退溪因此而立論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  
情氣發而理乘之所謂氣發而理乘之者非特七情  
為然四端亦是氣發而理乘之云耶農巖又以栗翁  
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則兼四端為非而曰其實七  
情亦不能兼四端栗翁於此豈不嘗曰人性只有仁  
義禮智信五者五者之外無他性情只有喜怒哀懼  
愛惡慾七者七者之外無他情四端只是善情之別  
名言七情則已包四端在其中四端是七情之善一  
邊七情是四端之總會者也云耶農巖又以栗翁遂  
以七情分屬於四德為非而曰朱子未嘗以七情分



屬四端知其難分屬也記昔朱子門人嘗問喜怒哀愛惡慾却似仁義朱子答曰固有相似處於是栗谷得有所考據豈不始有當喜而喜臨喪而哀見所親而慈愛見理而欲窮見賢而思齊者仁之端也當怒而怒當惡而惡者義之端也過宗廟而肅敬見尊貴而畏懼禮之端也當喜怒哀懼之際知其所當喜怒哀懼者智之端也又有惻隱屬于愛羞惡屬于惡恭敬屬于懼是非屬于知其當喜怒哀與否之情之云耶農巖又以栗翁七情兼言氣為非而曰七情雖實兼理氣要以氣為主栗翁豈不嘗曰四端謂之主理可也

七情謂之主氣則不可七情包理氣而言非主氣也又曰人心道心可作主理主氣之說四端七情不可如此說以四端在七情中而七情兼理氣故也云耶農巖又以栗翁人心道心說善者清氣之發惡者濁氣之發為非而曰氣之清者其發固無不善而謂善情皆發於清氣則不可情之惡者固發於濁氣而謂濁氣之發其情皆惡則不可栗翁於此豈不有曰情之善者乘清明之氣循天理而直出不失其中可知其為仁義禮智之端情之不善者雖亦本乎理而既為污濁之氣所掩失其本體而橫生或過或不及本



直道集卷三  
於仁而反害仁本於義與禮智而反害義與禮智云  
耶圃陰又以栗翁與牛溪論道心而謂發於性而不  
為氣所掩直遂其本然論人心而謂發於性而為氣  
所掩不能直遂其本然為非而曰直可以語情之善  
惡非所以目人心道心也專以靈覺形氣較之繫與  
不繫而為主栗翁於此兩句之下豈不有曰形色天  
性也人心亦豈不善乎由其有過不及而流於惡耳  
若能克廣道心節制人心使形色各循其則則動靜  
云為莫非性命之本然矣云乎按此栗翁原論逐項  
逐段理明義精命辭無差高明透澈昭晰無疑聖人

復起不可改評而妄生疑惑輕致疵議者豈非千萬  
意慮之外耶是何可置而不論耶此呈玄翁讀書記  
近思二冊伏想會已經覽而厥類不備大小學及中  
庸並無之豈或座下有此書全帙否曩曾得小大學  
謄留而中庸近思未得見矣此二冊近得於內從家  
以其間有手筆推之似是中草伏乞考閱校修俾成  
完本因以求得小大學及中庸並加梳洗之功如何  
中庸曾聞李右尹世弼家有之若俯索則豈不仰副  
耶此實老先生平生精力所在任其埋沒有所不忍  
故敢以稟達耳



上厚齋先生 辛亥十一月

前月納拜迨今依幸日候凝嚴一向沍寒伏未審先生靜攝中道體起居若何伏慕且慮不容暫弛曠半年離庭之餘僅得歸侍而老人氣力有似頽衰始覺人子之不可久遠晨昏也就達向日時相疏有曰先正之道行於今日云世間豈有如許誣罔之事耶夫假托蕩平之目恣爲邪說暴行者必至誤國而覆邦其情狀固萬萬絕痛而乃援先賢欲分受其謗此實關係世道之一大變恠不容置而不辨也審矣尺聞一時輿論咸謂先生當爲栗翁玄翁合有辨誣之道

未知句旨於此何以權衡而何以決定也竊念蕩平二字本出箕子之告武王而其道必如虞帝所以舉賢罪凶夫子所謂舉直錯枉然後皇極乃建而標準萬民方可謂之蕩平栗玄兩賢之調劑東西打破朋黨其義蓋在絕去偏陂蹈循正直以爲建極之地而已豈與今日所謂蕩平之混忠逆并用包賢邪一視者毫髮近似而可以援引而分謗耶混忠逆并用包賢邪一視真爲蕩平則虞帝之政不當罪四夫子之論不當錯枉而栗翁玄翁不當獎忠直抑浮薄扶名義討奸賊也皆不得爲蕩平矣何以謂之其道行於



今日耶栗翁事尤無着落玄翁事儘多可辨其甲戌  
處置有傷名義則雖其小處必致其罰能於自拔則  
雖其異趣欲用其人若當今日則豈用志在無君名  
出逆招之凶徒耶已有現成規模如許昭著而今者  
徒以渠輩一時文飾之便白地誣鱗至於如此此而  
不有辨正則於兩賢豈不爲至冤極痛而當辨不辨  
之責士類無以自解於今與後矣卽今上自大臣下  
至給舍交章力辨無不可矣而不此之爲只以期望  
於先生者未曉其故也然在先生分上則以 三朝  
賓師之大老兩賢接統之宗儒擔持 主知人望之

重而目見先賢先師之厚誣朝政世道之日非治亂  
安危之大機關而昭一言以辨則公私事面俱極正  
當萬代瞻仰有不足言伏乞商確財處毋孤輿望千  
萬幸甚近來先生大耋之年痼疾在身一切世事謝  
絕已久矣而此則關係不少考尤翁戊辰爲沙溪辨  
誣則亦足爲旁照而有據矣可不爲耶若以辨之爲  
定則命意遣辭之際只當說得大義發明兩賢志事  
之本末以彰彼輩誤認而妄援之故而已不必向渠  
輩爲斥辱辭氣以傷老成體貌也但得理義明白議  
論直截俾今與後曉然知兩賢志事之不干於今日



所謂蕩平足矣何必以峻激爲務有若色目上談話  
耶後生末學不宜猥論先生語默間處義而平日蒙  
見愛至深有見不陳其罪不淺故未敢自隱略此仰  
溷並乞鑑念

上厚齋先生 辛亥十二月

下示疏藁辭嚴義正似無餘憾不勝欽仰贊歎之至  
然而先生必令仰貢堯言則不得已冒稟一二如左  
伏切惶悚大抵此疏初頭似當略論蕩平古道之本  
意夫所謂蕩平自是聖帝明王治天下之經法要道  
元非可斥之目顧在行之如何洪範中蕩平之道本

以建皇極爲第一義則人君必須先自建極明其是  
非別其淑慝進賢而退不肖使夫朝廷四方莫不一  
趨於極無復奸邪之干其間方可爲蕩蕩平平之義  
故虞帝之誅四凶舉元凱正是蕩平之極致非謂不  
分是非不辨淑慝合董猶水炭於一器之中而謂之  
蕩平也今日所謂蕩平者與古聖王蕩平之道政自  
相反特假其名目眩亂真偽而已而士類之言者亦  
不會如是爲言只斥蕩平故亦無開悟之望若以此  
意構得數行冒頭說破則似好此意之添入與否固  
在於先生之裁量勘處而雖或入之亦當平說道理



只論蕩平之道本自如是而已不必指斥時人以為假此目欺 君父也蓋彼雖有此意而在我之道不必究言以傷忠厚之風平平說去有若認為彼不能見得到此者然則其為言似乎渾厚而無痕迹矣中間所叙栗翁玄翁調劑本末皆據事實俱有文蹟足以辨破彼之誣引謬證而既言栗翁扶思庵松江終遭釘元應漑之誣則亦不可不言玄翁扶尤翁斥尼尹罪希載青甫尹竟以此見擠於護逆之徒而至於去國之故矣未知如何今以兩賢所論所行考之於今日之云為則不翅天淵而乃反強引為證有若祖

述傳授者然為是說者苟非急於自解妄為藉重則必其所見有未到也若使兩賢當今日之世道則其所措必不如是之乖刺惟別其忠逆嚴其隄防使一世之人曉然知倫葬之正逆順之分矣而今乃不然一味姑息專事彌縫負犯之彰著者或容而不誅忠貞之抱冤者或鬱而不伸使義理不得明是非不得白而曰此先正之道也則豈非差毫釐而謬千里耶將此等曲折指陳明備然後似乃可無未盡之憾矣未知如何曝與兄弟聚首論量則如此故茲以回稟而極深僭踰之懼耳



上厚齋先生 壬子四月

近聞老先生文集刊本才已封進云故往推海上本於景賚則稱以都數見失於賊患終不見還此其故必有恣行腦臆亂用手勢之罪故草本則藏之不出此本亦欲匿之而以有主人故托說如此究其用心之無狀罔測浮於尼尹之匿源流草本也豈意人間竟有如此之變恠耶所謂海上本卽樊家舊日所謄出者而公然坐失於渠手哀痛憤惋尤無以爲懷此後人有以文集事爲問者則只得舉此委折答之以暴其無狀罔測之情狀而已矣先生於此亦不可無

移書切責之道耶商量回教如何曝方有居第修葺之役事過當圖趨拜姑此不備



直菴集卷之三

直菴集卷之四

書

上芝村李先生

乙未七月

頃日再度陪款粗酬平生向慕之誠伏慰不可狀姪  
於門下不但爲一家卑幼早宜委拜請教而已嘗伏  
聞先生稱尤翁以洙泗之義理行遷固之文章姪  
自恨生晚不得親炙今始獲拜門下傳承其遺事緒  
論之一二下懷欣幸尤難勝述姪又竊見世人所以  
景服尤翁玄翁者蓋不無出入左右之可疑者而竊  
覲門下事兩賢無少軒輊至於言議文字之間欲其



消融保合而不欲其參差選庭區區感歎之私尤當如何哉尤翁擬筆姪所得見合數十餘其中擬與玄翁書一則已載集中云似非不送者而所謄胡亂不堪着眼重違勤旨全數封上下覽考校後旋以還投如何姪尋常以爲玄翁固極尊信尤翁尤翁亦深敬重玄翁兩賢遺稿不宜有相病之語凡係煩碎之文字商量刊落似合事宜深量善處之千萬幸甚

上芝村先生

冬間下復垂問所工仰見眷念之至意感惶何極而愧無着實書課可以仰對也會略讀小學猶未卒業

所劄疑目亦首尾不完而第此投納伏請一一批誨以剖困蒙向伏聞下教以玄翁丁卯有寄林滄溪書論斥尼尹罪過最爲嚴正而其書不載於本集尤翁已已至海上有告訣玄翁書備言羨村父子事托玄翁以後來世道之責而其書不載於本集爲訝是誠然矣第考玄翁集則丁卯書雖不入於正集却見於別集此當更商移入正集不難而惟已已告訣書終不入於尤翁本集則大是斯文欠典也伏望博求力索期於必得如何姪亦欲叩問於外家以見在與否矣近以斯文是非彼此章疏交發迭出姪竊嘗考認



直者集 卷四  
而有所思量者茲以稟告恭俟財教焉夫大尹之失身江都與中毒黑水兩案尤翁秉法義以攻討無復餘蘊而惟小尹背師一罪以其事關自己未始極意論斥獨玄翁實是引經據義規警責勵具有本末始謂弟子不可自貳於其師中謂弟子終不可絕師終謂弟子而背師其處義無狀當與亂臣賊子同科不但與小尹書節節皆然其與他人書亦多如此而語尤加切至於所編師友考證專為非斥尼尹而作千載之下看此等文字則可知小尹之永為名教罪人也似聞自泮庠將治上伸辨尤翁書而以未多得援

證為悶姪意竊欲就此等文字抄示其緊要數段以為之則自 上覽察亦必有覺悟得力之幸矣未知如何或傳門下亦有錄送文字於疏廳云豈亦並舉玄翁議論之有益於尤翁者以報耶乞聞委折略賜回示幸甚

上芝村先生

外王考文集之至今不得入梓實為子孫門生之憂矣儉齋金台丈既適按藩而家親與李文挺英朴丈尚淳俱方出宰故不無鳩聚財力合圖灾木之議而卷帙浩瀚工役甚鉅有不易倉卒始事者且多更容



直齋集卷四  
修正處而曾未梳洗成出淨本以此不無鄭重而若夫先刊年譜之計不但並禮說已成完編卷帙且小刻事較易故也外王考嘗有言尤丈後事文字全不出世世人於其道德功烈不能周知故尊慕有所未純文集雖難容易入梓先刊行其年譜則庶為表章發揮之助矣不但尤翁後事為然外王考後事正亦類此吾師厚齋嘗以斯為主故以此勸之而儉齋傾聽之似欲先將年譜禮說刊行頃聞其於禮說則欲自為跋文而年譜跋文則欲請於門下矣今承下示固信然矣下教所謂懷尼是非既載初頭兩非時說

話則晚年大覺尼尹之非而論斷辨斥之定論不容不具錄云者寔出於思慮之精審矣夫既有此思慮而先生於我外王考有尊親之誠與厚儉二老有道義之契則何不徃復消詳爛漫確議務得恰好處置耶至於跋文平素情誼似無固辭之義終必構送而其於扶懷抑尼處加意立文以曉今與後幸甚幸甚即接朝報自 上扁額宣揭致祭於尤翁書院又陞先生於命德之秩此為尊賢崇儒之盛德事而于孝廟有光矣不勝斯文之幸伏想先生在今日 主知人望有難孤負而一向固守東岡之陂者矣仰慮



亦不淺矣

上芝村先生

前日下借尤翁年譜係是半生願見之書而苦未得見者猥蒙不外特賜委示感刻何狀不敢久稽茲以專伴還納而間有可貢淺見處謹具別紙簽稟惟在商處矣第念年譜只載其言行事業年條本末而已若其學問工夫造詣道德成就地位則必須行狀總以著之而未聞其成出奚爲其然也先生親炙既久見而知之者詳密而且深沒世不諉之誠意則盍早有以留意構撰耶斯文大文字自有斯文大君子自

當爲之而已本不須本家子孫造請與否矣不成於親承旨訣之先生則隔世想象之後賢豈不尤難而漸艱易致終於無之患耶愚慮及此不敢不陳

上芝村先生

頃於儉丈初喪逢元亮以近日行言謂姪有不遜之語於門下爲問自姪聞來惶恐靡措惟有一言可以立辨者姪夙承先生以一則子弟一則門生自處於玄翁脚下故姪於先生亦準是自處安有以一則子弟一則門生自處而反有不遜之語之理哉况先生於玄翁從祀固嘗謂其合與尤翁並舉也於鄭宅河



直齋集卷四  
侮辱之章又謂其十分駭痛宜有所辨斥也此其心  
事議論蓋與厚齋及姪之意同而不異有何未厭之  
心而或發不遜之口耶惟記姪嘗書報厚齋以先生  
深致駭痛於宅河至謂不可無辨斥之論而猶不肯  
身任其事雖以從前無參涉於從祀大論為諉見其  
遭辱而終無扶護一言未知其如何云矣豈傍觀者  
因此緣飾行交構於門下諸人耶此皆當初直為仰  
質於先生之言有何分毫不遜底苗脉而可為交構  
之資耶人心世態誠可危怖矣儉丈云亡之慟去益  
難勝鄭宅河俞彥協輩必酌酒相賀以此尤切痛心

也

上芝村先生

頃者進謁得半日陪款多蒙虛襟開誨仰認不外之  
至意區區銘感當復如何數日來炎威方盛不審旅  
次氣候若何仰慕無已姪以師門來住城南要令逐  
日相守故一身無以分不得往侍於座下只深悵悚  
而已然豈敢不乘間趨拜也先生寓接處所師門聞  
之以為太遠既有自己京宅則為承 上候委來之  
行無不可入處之義云且謂入處京宅之後則當圖  
一番會話而使之傳告故如是未知台旨以為如何



直齋集 卷四  
耶 上候去夜浮氣脹患有加玉音殆不可分明承  
認云一倍焦遑罔知攸喻而行禱 宗社山川之論  
非久將發云如此之際先生進步入城似亦不過矣  
遂菴止忠州不進其季尚書以洛下衆議專書勸以  
加至近邑三淵初不離次其伯相公貽書相責云未  
知得動來否也頃承三件教意並具達師門師門多  
以先生言爲是其間猶有與平日所聞不符者從當  
以書夏質爲期矣

上芝村先生

先王盛德大業何可勝舉而最其大處莫若 皇壇

設祀 端宗復位辛巳罪張氏丙申定斯文是非光  
明正大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者也今聞當秉筆之  
任者撰 陵誌以進而乃於辛巳丙申兩處分將全  
沒事實不欲明著云審然則其負 聖考之罪不可  
置而不論先生職居言責須思所以辨破陳暴之道  
而仍請以大書深刻用昭示于無窮似不容已矣如  
何如何忙姑不備

上芝村先生

玄翁文集得賴玉堂筵白才有刊行 成命以國家  
尊賢之誠壽斯文垂世之編實爲盛事曷勝欣贊第



正者集 卷四  
念文集尚有未盡修正者不無難處節拍茲陳其一  
二誠有望於深量而詳教之也蓋老先生於己已後  
數年間居也就平日草稿有所抄刪凡文字議論之  
切要緊重者加以朱點爲正集其次歇後閒漫者加  
以青點爲外集并無朱點青點者當爲刪去之類甲  
戌以後文字未及加點全數俱存爲續集大約正集  
四十四卷外集十卷續集十卷合六十四卷而今番  
玉堂 筵白以數十卷仰達若並出三集則卷數過  
多與 筵白逕庭故或有只出正集之論而此有大  
不然者朱點爲主而重青點爲客而輕以主客分輕

重先出正集姑舍外集固可而至於續集不可不並  
出老先生大拜以後文字皆載續集續集不出則無  
以見老先生本末此續集必宜同出之證也然續集  
老先生未及抄刪而其間豈無歇後閒漫之文字亦  
不容無抄刪者哉此爲後人責也於是厚齋與姪兄  
弟聖期兄弟之論謂當並出正集續集而續集中閒  
漫歇後文字刪而歸之外集以俟日後商處矣內從  
景任兄弟及李文世瓊俞文豈之論謂當不遺片言  
隻字並出正外續三集矣慎文無逸李文凜之論依  
違兩間而猶謂當以厚齋爲主人而聽其裁量區處



正者身以老四  
矣厚齋以爲身在郊外吟病度日精力且甚衰謝有  
難擔當大事先令姪輩簽識其可合商確處而就稟  
裁處此其理勢自應如此故姪意竊欲奉承舉行而  
任從兄弟不以爲好誠可憂悶冊子草稿方在祠堂  
中本方在沙川非久必裹到姪家使之看詳姪何敢  
不自効而盡其所見也第於賤見又有所大段合當  
講定者老先生與允翁交際之深情義之重爲如何  
耶老先生於允翁無受業請益之事而稱先生者以  
其德學之純正也允翁於老先生忘倍長之年而稱  
老兄者以其道義之高明也夫如是故老先生並世

就正之地宜在於允翁事以斯文長老極致尊慕之  
誠難疑問答不孤其德而至於仕止之久速事爲之  
可否靡不講質而有得評確而相濟實迹俱存非所  
可誣試誦其大致則老先生癸亥入朝時老峰自  
請爲主人老先生以外戚爲謝老峰又請若陪來允  
翁爲主人則可復動乎老先生許之允翁聞而造  
朝允翁癸亥造朝固多見行可之兆所以然之故  
而引進老先生亦其一大端其與門下書所謂留我  
之意甚切何不以此力勸玄石耶玄石之入卽此漢  
之留及與黃江書所謂休致之後已作閒身便可南



直齋集卷四  
歸而只爲玄石所牽挽尚此留滯者可以想見且老先生以尤翁爲主人而出脚者審非依歸之篤傾仰之厚而然哉入朝以後雖有廟議裁省追錄數三件言議出入者而此不過大同小異亦只如韓富上殿未嘗不爭下殿未嘗失色之故事故尤翁已以生同志死同傳者由此等些少節拍安有前却之意相諉而不以爲嫌是實無少間隔於情敦道合之大體矣至於懷尼是非固似不無初年兩非之疑而所謂兩非者亦曲折自有輕重自別其於尤翁欲望調和故時有斟酌大過降屈威尊之請其於尼尹欲令

服罪故責其起事無嚴失言不韙而使之引咎摧謝誠以尤翁在上者故雖有過處不至爲久而尼尹在下者故犯分悖倫合受大罪焉耳矣是以其所以告尤翁者只主河南法門待刑七之意而爲說所以斥尼尹者必主藥共子生三事一之義而爲喻其扶抑歸趣霄壤不侔只見其非尼而未見其非懷則不須苦說兩非而自初固已如此及至晚年益覺尼尹之非自謂以扶尤翁自任而不復致意於往時言議之參差爲之制服而引粟谷之於退溪又主張其道峰並享此優許以從享之事而却謂尼尹與鐫徒合勢



直齋集卷四  
攻斥大老爲無狀之歸至引凶黨伸鐫時引尹家爲明證則自是蓋一從尤翁遺意爛漫同歸而不負尤翁海上訣書托以後日世道之望矣茲故尤翁之孫爲老先生壻者每曰岳翁與我王父細行雖有不同大道竟無不合儉丈嘗傳老先生遺事曰師門聞楚山後命哭哀成服後取平日所劄小冊子刪沒其嘗論尤翁得失處若干條而曰尤翁出以大義死於士禍自是粹然君子攻之者當爲小人不可以論其得失之說傳示後世矣此其心事與尤翁見師門戊辰袖劄告諸生曰玄石此事大節卓然自此後生不可

妄論其行事一意尊尙爲宜云者恰恰相似此與門下所聞老先生言尤翁平日吾輩固不無以爲病者到今思之此真難及處者一般意思而尤翁寄老先生書中所謂李文靖眞聖人之歎非久必發於執事之口之語可謂大驗矣夫其情義如此交際如此則尤玄兩先生集中不宜有相病之語况尤翁文集業已刊行而無大段有損老先生之語今老先生文集編出之際亦不可有礙逼尤翁之語雖於正集苟有礙逼文字而未及刪沒者今當刊汰以體其已已刪祛小冊中議尤翁得失之遺旨而要爲泯然一色庶



乎其可矣方將此意備陳於上厚齋書中而亦此具  
稟於門下伏乞先生亦以此意相勉於厚齋且力言  
於任從李文諸人以為歸一停當之地如何如何姪  
所付籤往復師門後當呈覽於門下矣年前先生編  
進續經筵故事東賢奏議也家兄時在政院實為捧  
入而恨未詳閱今思一得窺觀可蒙下借初本否若  
受諾則計當專伴受來耳

上芝村先生

歲暮殊方懷仰倍常即此大臘極寒不審先生靜養  
道候若何恨不得立雪於函丈之下也時事忽變禍

色滔天凶孽滿朝忠賢迸逐行遣遍於嶺海囚係溢  
於囹圄至於宮闈間事又是動搖 國本之計天若  
祚宋宜無深憂而奚為其有此爻象也人言斯文是  
非必發於未久將改 先王處分云然則誣辱之言  
亦必及於先生安知其無春陵之厄涪江之行也仰  
慮無窮不任懸懸姪冬間粧緇尤菴集來遂得通觀  
首尾其幸不遠下於省程朱全書矣但其書札多載  
時事出處而少有義理講論未曉其故矣嘗承先生  
所教類聚其經禮問答別為一帙此時何不同刊使  
後學備諳老先生道學範圍耶深可恨惜矣間有事



直者集卷四  
證故實不能究解者又於外王考徃復間不無未詳  
難知處略爲拈出別紙錄稟勿外詳教俾得釋然如  
何當慎密勿洩耳外家文集李文世瓊不爲捲還於  
沙川全數推給於任從而下徃忠原自師門爲有參  
考於撰狀之故屢次尋覓而任從執持不還似是其  
第方得時故將與李匡德趙顯命輩聚首謀議亂用  
手勢不遵遺旨全沒本色而出之矣痛駭不可言

上芝村先生

山川脩阻時序寒沍伏不審沿塗氣候若何伏惟天  
相斯文神衛道體跋涉康吉震艮安迪否下懷仰慕

誠不任日夜耿耿之至當初臺啓雖曰此時常事而  
旣其發之無端亦其持之無據然猶未卽準請恒意  
時月稍久或可自停豈料竟至蒙 允耶若夫匪所  
之遠惡則自初所期者奈何南方水土不并以北炎  
霧瘴烟有非先生衰暮所堪正恐必致感傷而疾患  
乘之矣况又聞元亮病卧無人左右而侍護之者則  
真是匹馬關山底行色仰慮益切區區第伏想先生  
遠師涪江故事近紹尤翁成法處困若亨遇險能安  
且有閒中著書消遣日月不虛爲此行矣如姪平日  
從遊小子情或未免於子服之下淚語不欲及於東



坡之嗟勞何須多言哉但姪自有先生所遭以來至于赴配一馳省候經營屢月而家親再經圓扉之厄首尾半年又有疾病甚重憂遑無暇之外姪亦巧患眼眚兩目皆閉不辨晝夜幾至盲廢者數朔故竟未詣謁於束裝之時拜別於啓程之路此豈夙所自處以子弟門生者之事耶情禮掃地誠意莫暴惶恐慚負無所逃罪終不敢望先生之或垂諒恕矣乃蒙先生休咎下念臨行有書爲別辭旨之鄭重有非賤分所得者姪方以得罪爲懼而先生反以眷係俯施不暇感而愧怍來并不暇幸而驚訝交集姪是何物

而被此知遇於先生之前耶不識所以爲謝賴天之靈眼視莖免盲廢而沆茲浮痛替書仰候亦未及時此又重得罪也瞿然忸怩無辭可達第有一事年前有數件仰溷者或欲獲受心畫以爲次面之資或欲得奉德誨以爲解惑之地申懇不已期於卒惠而尙未也今則先生規模必以晦翁法門爲準不肯以文字穿過城市而然而晦翁亦嘗不云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不說乎尤翁以此爲主耽羅途中與從行士子講學施教如平日不倦矣今日先生亦當終賜批示不孤下誠否且千里面談一室神會之道捨此則



直者集卷四  
無梯所以僭敢觀縷至此伏乞曲諒逆副以慰此顛  
望之遠誠焉家兄遭一削再黜又遭竄啓近京居住  
有所不便搬往廣陵墓下去城百里之地父兄弟第  
分離為難姪方奉老親往會以為相聚依遣之計而  
姪則今此目病非一時輪症由於內傷症重治難不  
可猝愈姑無以生意於耕舌汲古之業悶憐當如何  
此病春夏炎節未易少差若入秋得蘓則大擬圖騎  
進拜於寓下兼請先故文字從容款叙而退以贖前  
後積逋之愆矣其前何以嗣音伏苑伏苑朗州無他  
名蹟月出鳩林有文谷農巖遺迹而但其祠位有些

紊亂不可無整頓者而未聞有理會之人此為士林  
之欠典耳姪曾以丁酉在長城時一過郡底今乃遙  
候起居於此地想像瞻望不可為懷下懷山積要非  
玄穎可究力疾莖此不備只冀對時加護以幸斯文  
世道

上遂菴權先生

盛炎方熾伏未審辰下先生道體動止若何伏惟天  
相斯文近候康勝引領瞻仰不任伏慕之至曠於年  
前隨家嚴自嶺外一詣門下恭承德誨未知先生尚  
或記有之否伊時固以日後更進之意仰告而退今



夏約與尹友瑞膺同行趨謁矣不幸賤疾猝重不堪行役故未遂委拜之至願豈勝悵愧之交切哉既未躬伸束脩之禮略此奉書替候用寓下誠兼稟一段疑義敢望批教倘蒙俯察而有以辱復則賤分之幸將復如何哉曠曾讀大學而尚未曉明德至善之名義猥此仰質焉謹按明德是合心性而言章句有曰所得乎天者實指人所受之性也有曰虛靈不昧者實指主一身之心也有曰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實指心之體用而用處是情也若或問所謂人之生也必得是理又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

者是說所得乎天之意而直拈出性字矣所謂故其方寸之間虛明洞澈萬理咸備者是說虛靈不昧以具衆理之意而正說得心字矣所謂能參天地以贊化育等語是說應萬事之意而自係乎情字矣至於語類所謂虛靈不昧是心此理具足是性隨感而動是情之說與夫心統性情此最精密之說無非所以兼心性情而言也蓋明德者只是人性之所受得於天命者而自已心中具許多道理盛貯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故光明照澈無一毫不明所以却謂虛靈不昧而有所敷施發用焉者也是以言其體則仁



直齋集 卷四  
義禮智便是而其理該貯於方寸語其用則愛宜恭  
別便是而其端發見於事物未發則純善而炯然不  
昧已發則中節而秩然不差方名之曰明德此可見  
所得乎天虛靈不昧二句統釋明德以具衆理而應  
萬事一語乃分解明德之體用者而亦以性者心所  
具之理也心者性所寓之器也情者性所發見而心  
所運用之機也非性則心無所準則非心則性無所  
寄寓非情則性無以發見而心無以運用也故必并  
舉心性情而說始盡明德之義也蓋只言虛靈不昧  
而不言所得乎天則所謂德者無準則之實而便無

本矣只言有得於天而不言虛靈不昧則所謂德者  
無運用之大而便不明矣只言有得於天虛靈不昧  
而不言具衆理應萬事則所謂德者又無以見其體  
用之全而便不備矣試以章句文義推之其先言明  
德者三字將以起下文之辭而其意蓋謂明德卽下  
文所說也末乃結之以者也二字承上明德者三字  
說下來有力其意蓋謂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衆理而應萬事者是爲明德也云爾是豈不以所得  
乎天之性虛靈不昧之心具衆理應萬事之體用兼  
舉而具說無一或闕然後明德之名義體段便自全



直者集卷四  
備而無小欠缺耶所以既統釋也而又分解也既章句訓詁也而又或問語類發明也必皆連說心性情以爲明德之正釋然則明德只可謂心性情之總稱也大抵明德之合心性情而說者朱子之旨固其然矣非敢欲妄有傳會也然而亦非以明德直訓作心性情也欲論明德則心也性也情也自然包帶而不可相離說故也未知如何若夫至善章句釋以事理當然之極其下又有曰天理之極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以名之姑以至善目之朱子所謂善字固是好然只是好事未到極好處必到極

好處方是道理十分盡頭故曰至善此說已自準備矣蓋事理當然之極是本然一定之則而本然一定之則自天理來無不各具於事事物物之中故乃謂事理當然之極而只是十分恰好十分極至處也雖然至善正理也工夫要在一止字其義同於明德工夫之在上明字也格物致知以啓明之之端誠意正心修身以致明之之實而格物致知內也有至善誠意正心修身亦內也有至善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亦莫不皆有至善而當然之極無乎不在未至則求其至既至則要不遷其事有如執中工夫矣是爲止



字義趣也未知如何

上儉齋金先生

日者進謁欲將格致疑義一場稟過而適會賓客多至未暇仰陳而歸耿耿未已茲敢具書奉質冀蒙惠訓竊念人心有知知者知識之謂以心而言也章句曰知猶識也或問曰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蓋心是有知之物而知卽心之知覺也故心乃一身之神明而知又一心之神明也惟其神明故所以能妙惟其妙故所以能宰也心之體自具衆理而其所妙之則在知也心之用能應萬事而其所宰

之則在知也知實專一心之德而以其所主者言之只是鑑識底物事大抵心內具有許多道理而苟非知則何從而見乎其發得出來則必由知而著焉且理則無爲而心之昭昭靈靈自能會動故凡性之發皆心之知覺所爲也性中固有仁而非知則無以發而爲惻隱固有義而非知則無以發而爲羞惡固有禮而非知則無以發而爲辭讓固有智而非知則無以發而爲分別矣以此觀之知能運用衆理者也朱子曰運用字有病故下得妙字其意可見也胡雲峰曰此心具衆理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也行



直齋集 卷四  
應萬事者其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也立是則於  
心言虛靈具應於知言神明妙宰以見其體用之相  
須名義之相關者尤可認取也此其知之為專一心  
之德者而其為鑑識其為運用果如許矣則人之一  
心知固大矣今夫明德自有全體大用而致知者是  
欲其知之至而盡其全體大用之明也致是推而極  
之之意故章句曰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  
也吾之知識無不盡處又是全體大用無不明處也  
然而知不可以徒致必就事物上面思索而會通方  
有依據之地矣蓋一物有一物之理一事有一事之

理理者指其所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也卽一  
物窮一物之理則既究其所當然之則又極其所以  
然之故必使其精粗本末究極無餘也卽一事窮一  
事之理則既究其所當然之則又極其所以然之故  
必使其精粗本末究極無餘也今日窮一理明日又  
窮一理以至天下事事物物幽明巨細無所不窮而  
窮必到底使其理通透歷落者此之謂格物格是窮  
而至之之謂故章句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  
不到也朱子又曰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  
通透不妨一事格得九分通透一分未通透最不可



又曰如讀書則就文字上格如聽人言語則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久後貫通卽此可見格物者只是窮而至於物理之極處也物無不格而理無不到則方是知無不盡也故曰致知在格物朱子曰在字又緊得些子以其格者窮而至之致者推而極之而字異義同管攝切密故也然則致知格物只是一串事非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也格物從物理言致知以吾心言而初非判然兩事也未知如何矚於此等文義心眼未開自是生手下字措語間疵累必多極爲愧懼所以欲承明誨以爲

祛疑之地矣謹拱而俟不任悚息

與李司禦世瓌文

東儒師友錄寔我外祖老先生平生之一大事業允爲青丘之一大文獻而不可湮廢者也恒以迄未入梓爲慨然伏聞尊丈將修正全帙具疏投進又將有補編續輯之役此書自此庶見傳布於今與後矣誠爲斯文士林之厚幸第念老先生手定原本不可有一字移易亦不可有一字改動只宜以當初定本繕寫投進而已抑想補續規模必如老先生已成之例而爲之似無大段疑難之端而然而以後學而繼述



師門成書惟當精審詳量深致謹嚴之義而以簡當  
要約為主以駁雜猥瑣為戒可絕疵累貽譏之患未  
知如何且如 仁廟以後南少一邊不無冒竊儒名  
之人而此卽道其所道德其所德非吾所謂道與德  
之類也儒者自有真假何可循名而不考其實以俱  
收并存為務耶不合入載者別錄小紙以呈伏乞勿  
以人廢言幸甚否則必大有後悔矣

與金明府時保文

月前竊承崇誨以中庸章句有云人物之生各得其  
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疑其所謂五常之德

於草木禽獸何以見其彷彿而曝緣無夙講見解不  
能隨眾奉對矣未知其後思量探索已有定論否區  
區淺慮不無略用仰復者試此稟聞竊念理則一也  
人與物同受一理而所稟氣質不同故其心有通蔽  
之殊而性有偏全之異所以五常之德於人則可見  
於物則難見然與其強求於無知覺之物無寧借喻  
相發於有知覺處之為愈也人之與人氣質亦有千  
萬不齊故或有五常之全備者或有明於此而暗於  
彼者或有頑然無知如木石者而然而見其如木石  
者却謂其人獨無五常之理可乎且以人之百體言



直齋集 卷四  
人之目有視耳有聽手可持足可行而見或有目  
瞽而不能視耳聾而不能聽手病而不能持足跛而  
不能行者而却謂此等之人無視聽持行之理其可  
乎哉萬物之於五常或全或偏或通或蔽之不齊亦  
似不過如此矣如是者未知如何若不契於宗旨者  
詳以砭誨幸甚三淵子聞至近郊何當過洛若有文  
會於高軒則極欲往叅席末獲聽其高談雄辯少滌  
茅塞之腦可蒙臨期報教否耶

與金明府

下示本然氣質之說係是精奧名義如曝蒙學何以

有知第嘗在沙川門下得聞緒論者則有之略誦所  
聞以備巍聽師教有曰或有以為本然之性當指其  
初而論之人物已生之後皆是氣質之性也此非知  
性之論也天下豈有本然與氣質各自為性之理也  
只是就氣質中單指其理而言之則曰本然之性也  
合理與氣質而言之則曰氣質之性也人多不知理  
氣不相離之妙而人物已生之後惟以氣質之性當  
之至有未發前善惡種子之說良可駭歎也曝則固  
常謹守此說而已曾與魚使君舜瑞李貢外仲謙朴  
徵士尚甫語之以為儘好無容改評而誠仲士新兩



友聞之不以爲然未知其如何也

與金處士克光丈

臣民無祿 大行大王禮陟配天哀號罔極率土同情如暵者不才無術未曾一日立朝獲覲 耿光追慕之痛有倍常倫今承來意彼此心事一般讀來愈切感泣摧隕之至涼秋氣淒伏問此際服中體履何似山河脩隔拜叙無梯回想向來從遊之樂時發於夢寐引領南望但有馳神懸仰 聖考聖學高明至治馨香禮遇臣隣培養人才固有以卓絕百王超越千古於其 厥世之後獨能發明其 志事闡揚其

刑政克致於戲不忘之誠而至死不變者太學生尹志述一人而已却甚竒特而肉食位高者豈不愧此人哉河西祠堂祧埋與否暵非知禮之人何敢與聞而士林雖以尊慕先賢之道爲永世榮報之舉子孫則但依禮典自行常制不害爲謹慎之義故曾語此意於金君羲瑞矣未知其家何以處之而嘗見聽松神主至今別立廟奉安不遷云未詳其有何證據而然否欲因人問之如有先儒定論可作旁照者則後當仰報耳

與藜湖朴兄弼周



直者集卷四  
伏惟清和燕居有相味道超勝瞻仰高風日有懸誠  
而不自已也第才經先母緬禮先母棄背時年董七  
歲幼未執喪不孝無狀之罪永無所贖矣乃得攀號  
靈柩小慰罔極情事旋下幽扃更無依仰處哀慕痛  
苦五內崩潰尚復何言今方隨家親還官行不日南  
爲而此時出入心有所不安未克進叙別意區區悵  
缺不禁作惡抑第之從執事遊蓋由沙川先生之指  
導而夙聞洲淵二丈深許執事窮經講理之功以爲  
弁世無對故竊喜其質疑解惑之有所傾嚮之義寔  
自深篤每欲請見其論學文字仰窺高明所以推究

性理名義之緒餘而鄭重未敢冒溷矣今當遠離倍  
覺耿結試此一懇要蒙諒副不審不以爲僭率否耶  
曾見三洲以智與知覺分而二之遂謂智則居五性  
之一知則專一心之用而沙川不以爲然著說辨破  
却謂智者知之體知者智之用智主乎知而知由於  
智知本從智上出來豈智之知外別有所謂心之知  
者哉多引孟程朱子之語以證之而執事之論旣不  
雷同於三洲亦不符合於沙川云未知何以見得而  
然耶願聞主意之所在伏乞謄示原論無孤此望三  
洲所見終有未可曉者天下無性外之物知覺是何



直齋書目 卷四  
物而不原於性也若原於性則不原於智而原於何性耶

與黎湖朴兄

惠借大學論語劄錄有以仰見高明精神之所寓功力之所到而講學辨明之業多發章句集註之餘蘊者不勝歆服之懷東方前無此事惟我玄石厚齋兩先生始有讀劄今又見高明此書並可以羽翼前經開牖後學斯文之幸不可具述如弟蒙昧者可以不費自己思索而遵信於此有足祛疑故乃為謄留考覽之計在高明覺後知養不才之義又何必止禁為

也謄畢當即回呈更請中庸孟子所付卷是為繼此準擬者俯諒勿靳如何終始其惠是仰弟於年來與尹友瑞膺有學庸問答不敢虛辱盛眷漫此就正批教其差舛不中處亦仰

與黎湖朴兄

記昔屢陪榮誨其於玄石先生道學德業言行事蹟聞而知之誦而傳之者多有年譜語錄中所未有底說話頭項弟意凡若此類不可以一時言語一場酬酢了過而止實合思惟湊泊別成遺事文字垂示來世不可已也幸留意亟就如何高明於老先生以族



孫之情兼淑艾之誼則其在尊親之誠宗慕之意何可無一文字以較景仰之心耶文集將以朝命入梓而厚翁在遠且老病沉重不得照管任資兩從與李姪匡德輩恐無以善爲修正念之苦痛第賚從嘗於高明素懷傾向信服之志伏乞討取全帙於其可合刪節避遠詬謗處一一指點以還俾就完粹庶絕訛議幸甚辨得此事則當爲斯文大事業茲敢祈望而仰懇耳

答黎湖朴兄

別紙垂誨仰感牖迷之盛意不省攸謝第念程子所

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及張子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並指本然之性而言本然之性乃天命全體蓋此性雖落在氣質之中本不爲氣質所囿健順五常之德渾然純粹粲然全備而大本達道完具無虧欠故伊川橫渠所以贊歎發明者然矣朱子所謂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是將本然與氣質對言而旣云一原之理之同則聖與愚人與物同受天命之性而其理更無差別者可以見之矣茲故朱子力辨彪德美



直齋集 卷四  
徐昭然輩天命人獨得之物則無與之說而明言人心最靈故能具此四德發為四端又能反身自求存養體行之故及物則氣偏駁心昏蔽故雖於父子相親君臣相統間有莖存不昧處終無以克己復禮為仁改過遷善為義之故而卒乃斷言不可謂無是性按此是性二字即大本一原之謂也論性不論氣不備而只就本然講究則如是看得可無差謬否禽獸草木之於本然之理非不稟受矣而為氣所蔽不得發現者然也未知如何來誨所謂本然與氣質終須有分不可謂一而非二及深非尹友著理處着性不

得着性處着五常不得之說者其意亦如是否也耶  
乞夏辨教

與黎胡朴兄

昨聞景周兄言執事於季舅喪立喪主俾以師純之行云此於淺見有所聽瑩疑當思問略此仰覆師純為景望兄之子師常為景隆兄之子而景望乃伯舅之子景隆乃季舅之子師純以伯舅之孫何以承重季舅之喪而為主耶景望以季舅之子為伯舅後服伯舅斬衰三年承重服外王考斬衰三年服外曾祖妣齊衰三年而及為罪累之身亦無自 朝家使之



罷養之事而作故後特以景任兄爲伯舅後以奉外  
王考祀而已其事略似栗翁後事而其不能養亦如  
沈氏益善家前例矣然則景望之爲伯舅子固自如  
也景望之子何可受季舅承重之斬衰耶景隆子師  
常承重受衰乃當然不易之禮而所指教如此殊未  
可知矣再入思量如何

答黎湖朴兄

玄石老先生後事寂寥雖有行狀年譜而墓道文字  
尙闕未具尋常慨惋反復思量斯世他無可托者高  
明若不爲一文字則誰任其責耶愚見如此故旣嘗

仰請而亦令賚從有以申懇矣卒蒙撰副下示下情  
哀感曷有其極抑門下自諉以一家卑幼而不當大  
碑當此墓表此必極費商惟而然亦何敢有所反復  
也至於指論疵瑕之教仰認博採衆議之盛意而弟  
有何見識可以叅涉於斯文大君子如許大文字耶  
第伏惟老先生之學粹難窺測領略而要其大體著  
書立言以發揮經傳嘉惠後學者允爲考亭後一人  
他先賢曾所未有之事功而自存心制行至居家處  
世德業崇廣規模全備可令天下後世而瞻仰景服  
矣今此起辭與結語儘知其爲得體而善形容稱停



而無差爽可幸無憾矣只其總論末段所引伊川贊辭無或泛而不切否恐未如橫渠四言之較夏禩貼矣須以此定爲正本幸甚墓表與大碑異先代世系雖未必盡爲填書而若有有名德先祖何可不書高曾祖禰亦何可不並書而今只書潘南先生不及於冶川先生只書禰位而不及於祖位以上者似爲欠缺况老先生雖憲章洛閩淑艾退栗而家學繼述在於潘冶二祖有不可誣則何可舉一遺一而梧窓府君於老先生爲知己祖孫則豈容不書耶叙其交際處歷言清陰慎齋尤菴所嘗推許鄭重者皆有委折

而拔去尼尹兩世者與奪嚴截矣但其論小尹背師處命辭隱微未甚見扶抑歸趣老先生於此是非蓋嘗明言痛斥其誣師之不韙叛師之無狀等之乎亂臣賊子而聲罪攻討者有數十書在何可不白其旨而此事且是小尹絕尤翁耳非尤翁與彼分黨也者則師生分黨之說恐合有以從實點改打破朋黨雖是老先生苦心血誠而老少終無以保合亦如栗翁時東西則正不必如是拖長立論而李文靖語之引用恐欠緊切矣並乞夏入思議善爲區處使一世覽者無得以疵議如何如何先師於老先生有如朱門



直齋集 卷四  
之黃蔡其爲行狀十分謹密而可信矣今高明文字於懷尼間事不甚契勘於此此在私懷亦不能無慨恨僭爾悚仄

與黎胡朴兄

先師大碑受來後愈看愈好不任感幸一二淺見非關大體雖無往復未爲不可而旣被貢愚之教略有妄稟商裁取舍則惟在作家處分矣甲寅乙卯間先師旣爲仲辨允翁親自草疏倡率同志士友封章叫閣則便一告 君事體不宜抹過乙卯二字上當入肅廟二字而下文庚子六月只稱 上昇遐恐是

矣癸亥香洞問答之是非不必深論而 太祖追上謚號先師意見蓋與玄翁不約而合惟此義理雖千載之下必多從玄翁及先師之義故也丁憂大故也先輩墓道文字皆謹書無闕若或持難則於其最初遭艱條記其居戚加人一等之故而至後喪以一如前喪爲言恐是矣戊戌玄翁從祀之請先師與芝叔儉文及執事相議主張而成之遂令三道儒生陳章而忽有鄭宅河侵詆之變則先師爲有辨誣之疏矣紫雲降配雖亦先師深所痛惋而前乎此事機已過故此疏中無並及之端矣庚子 先王大漸先師聞



侍藥設廳卽詣南大門外數月承 候及 賓天進  
闕下依幕行朝晡哭受衰成服後退還而今此所記  
有若在外聞 訃而至者然殊爲失實據實直書垂  
示後賢恐是矣乙巳先師造 朝力致沐浴之討實  
與玄翁甲戌名義同條共貫相爲終始而且辨斯文  
是非謂宜還收尹拯爵諡且論南九萬等合黜 庭  
配之狀此皆當時大議論而先師首言他人所不能  
言者不宜黜昧矣庚戌趙文命宋寅明諸宰假托蕩  
平誣引栗翁玄翁而有借重之說情狀痛駭故先師  
爲有辨斥之疏此見儒者之功不宜泯滅矣總論先

言姿稟次言爲學工程終言成德地位自古次第爲  
然而此未見用此例未知其如何先師窮理居敬工  
夫兩極其至而知見一邊則自有劄錄成書百世之  
下人必欽服之不足無事乎假辭而持敬一邊則狀  
碑文字詳悉善形容然後可以徵信于來世而狀出  
於鹵莽如第者末由發揮其氣象規模故碑中摹寫  
亦似未盡其本色是爲欠恨矣如何如何

與黎胡朴兄

朝家毀院之 令實是非常過舉門下適被 召旨  
方有陳疏之便則不可無匡救之言幸留意陳辨力



直齋集 卷四  
請其還收成命如何東方先正書院尚不可遽撤其  
俎豆於積年崇報之餘况夫子朱子書院影堂事體  
尤自別豈容動搖而略無忌諱耶此不可使聞於天  
下後世者也門下負士林之重望被 君上之禮貌  
而此而不言則咎責之來何說可解耶 列聖朝昔  
非不禁書院之私剏與疊設者而從前書院所在之  
鄉其地儒生先建後請者滔滔皆是猶隨 降恩額  
不之或罪者豈為崇儒重道培養元氣之地而然矣  
不稟而先建固有專擅之罪則雖罪其儒生從重勘  
律奪還院丁官撤牲幣未為不可而若其所祀之先

賢非有疵累之可斥可黜則何可毀其棟宇埋其祠  
板有若有何釁尤不可尊奉者然耶將此事義善為  
說辭惟在高明經緯中矣第則自聞此事心膽墮墜  
實有毀冠裂冕之想耳

與黎湖朴兄

近來心說為湖中諸公大爭端以翁空疎何足與聞  
而第嘗見先師論心每合理氣統性情兼體用以言  
而又必舉朱子心者氣之精爽及此氣自然又靈之  
說及尤翁心有作用分明是氣之說以為心終是氣  
分數多矣尋常認得如是而有疑於熙卿子恭心純



善之論心若純善則幾與性無分別而其可乎若瑞  
膺德昭單言氣之心則亦有所聽瑩以其將清濁相  
雜之候侵到未發境界故也今讀來喻有曰心者理  
氣揔宰而但其伎倆全在於作用主張氣一邊終爲  
多又曰心性之分只勘得理氣二字性非無氣也而  
所主者爲理故謂之純善心非無理也而所主者爲  
氣故謂之兼善惡又曰心雖靈明之物其所以靈明  
者以其有理義故也至引孟子命也不謂性性也不  
謂命及四端發現以證其義此其語意灑然剖哲明  
白與先師所云若合符契而益闡其未發之旨第於

此誠切歆幸得高明此說然後始覺熙卿子恭只知  
有道心而若不知有人心瑞膺德昭只知有人心而  
若不知有道心各不免偏而未備之歸程子有心之  
精微口不能宣之語李澤堂嘗言道理名義雖心中  
有依倚者得者欲形諸文字則易致錯誤第本持此  
戒故不敢議論妄到而辱賜開示之盛意不宜全然  
無報故略暴景仰之大意而已矣感稿雜著文字平  
日願見而不可得遽蒙不外垂示顧此不肖無似者  
詎獲此幸於先生長者之若是容易耶此非倉卒率  
業者從容窺觀後徐當還呈至如人心道心前後說



中辨破圍陰妄評栗翁定論處益甚明的可喜矣

與黎湖朴兄

竊聽台軒已至城外將有促對入 侍之舉迫而後  
出亦復奈何第未知 筵奏劄語將有幾件格言至  
論以副 上下之望耶今日所宜言雖多而恐無如  
討復之為最重且大矣夫子於鄰疆逆變猶為沐浴  
之討朱子於復讐雪耻事在異國猶為沫血飲泣抵  
死必報之計况於域內之亂臣賊子干倫犯紀詬天  
射日欺誣 先王謀害 聖躬情節窮凶極惡國人  
皆曰可殺者其可置而不論耶方今自 上力拒盈

庭之請而使凶肚逆腸之徒假息牖下者誠為過舉  
門下雖一日既立乎朝不此匡抹則其視栗翁之請  
討尹元衡尤翁之請討金自點玄翁之請討閔黷張  
希載前事豈不深有歉懼耶若但泛然陳戒於 聖  
學君德草草論列於民憂國計而已而不於此一着  
大有所爭執而抗諫則誠恐見譏於士林受貶於來  
世矣此非特區區所以期望者如此殆亦舉世所共  
加額而拭目者故不敢不縷縷耳

與黎湖朴兄

下札忽辱伏深驚慰承以 上教優渥遂至晉對



直齋集 卷四  
眷遇崇重未卽求退伏想久於朝非志必深悶擾矣  
仰慮不淺奏對說話不敢猥問而獎見欲有一二稟  
過之語故略茲仰况獨覽卽丙幸甚入 侍文石時  
自 上或下詢從享一事則似當以尤春兩賢道學  
德業固合從祀特爲 允從之意對揚而不可如是  
而止玄石先生道德聲望不讓兩賢同時並舉已爲  
三道儒生所上章陳請而其後京外章甫不爲連繼  
殊甚未安之意有不容不警咳矣其次尤翁當爲  
孝廟庭配之義又不可不力達矣先師歿後贈典不  
加此 朝家欠事也儒賢贈職例超二資爲之故牛

溪同春堂俱以正卿贈議政寒岡芝村俱以亞卿贈  
貳相厚翁際遇與爵位不下牛溪當依牛溪例得議  
政之贈滄溪之經術三洲之文學其用未究俱合有  
褒贈之及並考例啓請施行如何至於政注之間當  
以收用人望爲務此時學老識邃爲後生所尊仰者  
無如韓德昭尹瑞膺俞子恭須擬春坊國子栢府之  
窠以副士心如何韓友師朝厚門高命而操行可貴  
合筮初仕矣亦留念不忽則幸矣

與黎湖朴兄

向聞李友敏坤所傳門下方有經書會同工夫此其



以大學爲綱以諸經爲目附載於各章之下略如西山衍義之規而史書子集不爲參錯耶第夙有此意而鑑識不明編次難精未敢下手矣今承此信息喜而不寐惟恐卒編之或遲得見之未亟也此書若成則可與栗翁聖學輯要玄翁聖賢遺模並傳而有功於前經垂惠於後學不可勝言又或有後出愈巧之歎矣更乞不住不息有始有終俾無半途而廢之恨如何如何先師嘗命弟以收輯東儒經說作爲一帙而指授其凡例矣緣書籍未備紙筆難繼尙不得爲之恒切愧懼此蓋父母國先賢義理文字誠亦不可

不有之書也托不得人成出無期殊非小悶也奈何奈何



直菴集卷之四



